

千匹。又雜賞三萬金。吏卒道費三萬金。經理河北。連絡關東軍。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萊陽左懋第同往。初議泛海。改陸。入北界。有司尚禮接。至德州忽榜示。陳洪範左懋第色不動。入京而回。中道留懋第。紹愉館鴻臚寺。懋第書壁。甯爲明鬼。不爲清臣。兄懋泰來見。拒之曰。爾非我兄也。屢被勸不動。及遇害。北人無不爲流涕。洪範萎頓。吐南朝情實。故獨歸。

先是吳三桂逐寇之事聞於江南。詔封薊國公。賜誥券。募都人何口以副將往致之。至臨清。進士凌駟。方倡義。導之出疆。入燕。三桂不啓封。達於攝政王。明日攝政王。召見南城。責中朝不通好。答曰。南朝止聞吳將軍起兵匡復。未知貴國之繇。故不及命。攝政王色解。詭以速遣使來。期在九月。時吳三桂。洪承疇。馮銓。范文程第。夾坐。席地。各舉佩刀。割牛炙啖之。明日。何又奉三桂詔券。擲不一視。遂攜歸。藏內閣。未以聞。

朱統鑲

貴陽馬相國。雖與新建姜相國同年。不相洽。欲誣以定策立異。而新建有夙望。人無應者。南昌宗貢生朱統鑲。上章力詆新建。至以新臺汚之。又株引史閣部張冢宰呂侍郎等。甚衆。阮大鍼語人曰。疏出小兒手。其不諱如此。統鑲大言。須還我都憲一席。竟擢口科給事中。

周鏞

金壇周仲馭。僑白下。嘗忽阮大鍼。甚銜之。大鍼勢日起。仲馭知且修怨。拉某踵其門。詘膝祈解。終不能釋。已構下法司。仲馭嘗師張明敬而相失。明敬揭其短。賄登科第。官工部主事避察處。疏攻太監張彝憲云。君子曰。公亮乘危下石。非所以自待也。

周鍾

庶常周鍾遁歸。或問之。曰在燕時謂江南已定。不意中隔如今日也。懼逮。走句容。捕之亟。拷及婦子。下刑部獄。爰書從重。改入深園。涕泣挽柵。不欲入。明年會訊。御史張孫振撻之二十。人以爲快。已同光給事時亨。棄市。

異議

桐城雷演祚。介公。崇禎庚午貢士。歷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憂去。寓白下。慷慨好持論。聞國變。草檄勤王。略曰。安危爭於呼吸。社稷急於燃眉。三百年養士尊賢。豈無疾風勁草之報。諸君子後家先國。甯忘板蕩忠臣之私。草澤有英雄。不妨南塘一出。秀才任天下。豈無仲淹其人。或捐郭解之金。或棄終軍之襦。吹簫屠狗。策力兼收。擊筑斬蛟。貪詐並使。共襄大義。翼我皇明。轉危爲安。匪異人任。建功立業。要在此時。私議立潞王。座師姜詹事曰廣。叱其謬。劉都督澤清。自臨清迓淮安。東馬士英亦立潞王也。遣某幕客覘金陵。及福王卽位。計殺客滅口。客脫走陳學士盟所。學士嘗對高相國言之。貴陽語膠東曰。鶴洲原簡。容當相示。後劉力攻諸臣異志。背其初矣。錢謙益侍郎。觸暑。步至膠東第中。汗渴。解衣。連沃豆湯三四甌。問所立。膠東曰。福藩。色不懌。卽告別。膠東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錢悟仍坐定。遽令僕市烏帽。謂我雖削籍。嘗經赦矣。候駕龍江關。諸臣指異之。監國初復官。八月入朝。陰附貴陽。日同朱撫甯。劉誠意。趙忻城。張冢宰捷。阮司馬大鍼。聯疏計異議者。膠東解相印。欲卜居虞山。謙益恐忤貴陽。卻之。且不祖送。□□□□□□雷演祚。中時忌。被逮下獄。同周鏞並誅。

谷國珍

鳳陽太監谷國珍。六月入朝。改敕。求照總督體統行事。閣臣難之。國珍於外宅。求示勅稿。卽自增入。無以奪也。

王鐸

孟津王鐸。覺斯。耽翰墨。工詩。五言詩至萬首。嘗徵疾。弟勸其輟。笑曰。此卽一詩目也。張冢宰再推詞林。枚卜。首姜詹事。次及鐸。以上舊也。遷。時對冢宰曰。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爲宰相。則不足。孟津是也。冢宰然之。鐸將入朝。冢宰書。規以約束子弟家人。毋輟通賓客。鐸過冢宰曰。我無他望。所期後日史上。好書數行也。始直閣。適膠東新建貴陽並引疾。鐸稟擬頗中緊。如奪烏程。溫體仁贈諡。人亦稱之。自以不習吏事。請益同官。已漸自諱。處分舛誤。貴陽侮之。法司奏大辟。輒除其罪。嘗作奏。誤書。皇下。再被詰。膠東濱行。囑以漸退。駭問其故。曰。大臣道不行。則去。毋俟人彈文也。始。上出十扇命書。俱錄先正格言。諸璫亦求書。意難之。膠東曰。足下負書名。安能拒乎。鐸本文士。處非其任。仕清。歷禮部右侍郎。壬辰三月。遣祭西岳。道卒。贈尙書。諡文正。鐸手閱杜子美集。嘗見其手跋冬深詩。花葉隨天意。改因字。以頷聯。早霞隨類影。又一隨字也。九日藍山。崔氏莊。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以帽犯冠。改作衣。謂端午日賜衣。何大復極贊此。吾所不知。陪李金吾花下飲。結句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吾乃牙音。杜誤押此韻矣。遣興五首。其一。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陶亦欲子不仕宋耳。非掛懷真愚也。

李沾

華亭李沾。以惠安令。擢南京吏科給事中。謂銓郎金壇王重外之也。頗不懌。蓋國初銓曹。止蕭士瑋倪嘉慶。書吏四人。不諳掌故。張藐山冢宰。以王重。梁羽明。並舊選郎習事。且地近易赴。時羽明僑守杭州。沾謂重不可用。嘗受我四十金者。冢宰曰。僕起家三十年。贖多十一金。間或倍之。安得至四十金乎。僕老矣。舊練而地近。無逾王郎。若其人廉否。僕自有提衡。雖吳來之在。不能濶也。沾無所發怒。因託呂侍郎大器。冢宰推沾操江都御史。畏分劉誠意之柄。求史相國。得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居亡何。怏怏。因誇定策功。以初議內府喧訾也。徐冢宰虞求代推通政。有旨另擢。蓋附貴陽誠意及諸臣。

內侍其奧援。又借名善類。求史相國致膠東書。乞僉院。云不敢失身他途也。拜僉都御史。尋超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七品。半載躋極宮孤。昭代所獨。

款案

九月。南京。吏部尙書徐石麒。奏爲矯誣。先帝者悖之極。欺罔聖明者奸之盛。事關封疆股鑿。信史紀傳。不得不據事驗明。以存實錄事。臣於十五日伏枕次。見黃耳鼎翻出陳新甲一案。謂臣殺新甲以敗款局。此似耳鼎拾馬紹愉之邪唾。將以顛倒成案。獻媚朝廷。以爲後日賣國之地。不獨欲爲新甲報仇起大獄已也。事關社稷封疆。臣何敢默默處此。臣請與皇上先言款事終始。我國家自有口患以來。其講款非一矣。天啓二年。穢樞惑於王化貞之說。俾違督臣熊廷弼節制。而私與孫得功爲市。得功突發犯順。城陷身逃。而款議敗。其次則袁崇煥遣喇嘛僧弔老酋。因以議款。未成而崇煥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滅口。召崇煥授兵柄。崇煥陽主戰。而陰實主款也。甚至殺江東毛文龍以示信。嗣先帝不之許。進噉口闌入脅款。仍戒以弗得過薊門一步。崇煥先頓甲以待。是夕敵至。牛酒相犒勞。夜未央。敵忽渝盟。拔騎突薄城下。崇煥帥反殿其後。先帝於是逮崇煥誅之。而款議再敗。然崇煥雖言款。其所練甲士稍精強。邊備未嘗弛。故誅後。而祖大壽猶得以餘威振於邊。嗣是中外。靡有敢言款者。第歲久。我叛帥纍纍家遼西。益相狎習。邊將益約節士卒。復與北購。偷旦夕之安。而邊備日弛矣。本兵未必知也。至楊嗣昌爲樞密。廉得狀。時北亦適內寇。於是再以款市。聞先帝命。偵實情。竟得嫚書。大怒。格之而款議復敗。嗣是卽新甲主款矣。新甲令石鳳臺與北通。而惡洪承疇撓其事。因北困錦州。急遣張若麒往催戰。欲乘間殺承疇脅款。此卽向者崇煥殺文龍故智也。不虞承疇先覺。獨入松杏城死守。若麒計不成。乘月宵遁。陷我六師。舊輔臣謝陞。見邊事大壞。憶督臣傅宗龍臨行。有樞臣計專主款之語。發聞。先帝遂召新甲陛見。切責良久。徧詢諸輔。獨陞對曰。彼若果許款。款亦可恃。議遂安。時壬午正月初八日事也。已而遣一瞽者。一黜生。與馬紹愉偕往。往義州議款。四月歸。北不具表謝。而

復得慢語。先帝知爲所給。大恨。而款事又敗。蓋自辛巳張若麒倡逸後。舉先帝十五年所鳩集之精銳。一旦盡掃。老成謀國之臣。無不私祝。望款事之成。庶幾稍有息肩。至天子親發璽書。下明詔。首臣屬草。次輔書真。誠樞臣。撫使者而遣之。爲使者飭冠劍。連車騎。至塞外。我邊臣椎牛醢酒。張筵十六席燕北使。北之酋長遺綱紀。一美少年。一龐眉皓首之老。來會。絕不語及開市事。問之。則云待老愍命。及愍至義州。首詰諸酋長私與中國通。擬殺我使人。譯事者爲之祈請。叩頭乞哀。馬紹愉等抱頭匍匐竄歸。恐彼尙未見愍面。今反飾稱親到藩陽。不幾夢中囁語耶。且先帝之誅新甲。非以款事。臣之擬新甲罪。亦非決不待時也。先是四五月間。乞款不成。沸滿長安。臺省惡其辱國傷體。盡發新甲前後奸罪。章滿公車。先帝概不遽下。忽於是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十餘本悉下法司。併下新甲於理。新甲金多黨盛。爲之祈生全者如市。及臣發諸糾疏讀之。或言其賣總副鎮。金銀累巨萬。從海道運歸。或言其陷遼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使聖子神孫。塗炭膏血。流離無所。臣讀至是。而不勝毅然髮指矣。越旬日。而御史臺陳昺虞。廷尉莊憲祖。臣司官韓一臣。各以讞語至。詞義嚴確。盡與死比。又越旬日。臣同法司集於都城隍廟。矢諸明神而讞之。新甲口供。所陷諸城郭親藩。與所糾無以異。於是引失陷城塞律。秋斬。上時舊輔臣周延儒爲新甲營解甚力。面奏謂國法大司馬。口不薄城。不斬也。先帝曰。他邊疆。卽弗論。僂辱我七親藩。不甚薄城乎。延儒語塞。先帝尙以秋斬未蔽辜。諭臣再核。臣於是引居中調度。臨時不能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律。朝上。午卽奉旨曰。陳新甲職任中樞。失事重大。貽禍慘毒。朦玩支解。誤國負恩。祖宗大法具在。朕不敢私。着卽會官處決。欽此。煌煌天語具在。而謂臣殺之乎。且新甲於九月。先正兩觀之誅。舊輔王應熊始下賜環之詔。前後相距五六十日。乃謂復起王應熊。疑新甲所爲。是又故以新甲誅後之事。爲新甲誅前之事。何其謬戾。任意一至此也。况先帝厲精明睿之主。非昏庸亡國之主也。庶獄庶慎。無不親裁。綸扉大臣。惴惴過慮。豈有誅一樞部大臣。而竟聽臣下鍛鍊者。耳鼎視我。先帝爲何如主。而概以漢之桓靈。宋英理度。同類視之。此臣所謂矯誣。先帝者悖之極也。又耳鼎謂新甲。颺歷巖疆。饒有英略。洵如此。自宜龔彰天討。執訊獲醜。

矣。卽不然。亦宜左支右吾。可無失事。而胡以覆軍殺將破城之報相屬。如諸臺省所糾。新甲所口供者。若是之多也。且 恭皇帝之變。皇上身嘗之痛也。先帝旨中。所謂貽禍慘毒。專指親藩。豈先帝痛恨之。而 皇上遽忘之乎。耳鼎又視我 皇上爲何如主。而敢於黨 恭皇帝之罪人。張封疆之罪吏也。此臣所謂欺罔聖明者奸之極也。臣恐耳鼎之邪說得行。使國家忘用人行政修德自強之實着。而專以款敵爲事。蓋敵之佯款。其愚我也。收我邊民畏戰之心。弛我邊塞防戰之備也。若其果欲我款。則非講金繪講獻納講割地講南北名分不可款也。如此而國又何以爲國也。故前事者。後事之鑒也。又恐耳鼎之說得行。使天下人疑 先帝以昏庸無道。敵當款而不款。大臣不當殺而殺。以致身禍嗣隨。爲天下笑。則使 先帝抱不白之誣於天下。臣之所深痛也。又恐耳鼎之徒。黨罪樞者。搖鼓唇舌。變亂是非。致 皇上疑新甲于謙之功。而受西市之慘。爲之雪其罪。累錄其子孫。孤烈皇帝敵陸之心。而增 恭皇帝在天之恫。臣之所深慮也。爰於文亡憲墜之日。崖略一案始末。附於實錄。以告 皇上。若耳鼎構黨殺臣。撓椎銷骨。臣不憾矣。按 先帝嘗書滅奴雪恥字。及遣馬紹愉。纔出京。牌書奉旨講和。上聞而惡之。楊士聰玉堂蒼龍馬紹愉。四川人。萬曆壬子貢士。云使至瀋陽。宮闕巨麗如京師。迎稱天使。筵設甚盛。重毯之上。殺核俱金器。甲中又北使。被留。今安置楊之瓜州。紹愉筮仕武康。通數學。萬曆末云。國喪當屢見。三十年後。東人深入矣。

名叱冢宰

旨稱閣臣例先生。九列例卿。徐冢宰石麒。忤貴陽。有旨叱其名。尋引去。

張捷

監國初。劉澤清首薦前少宰丹陽張捷。赤函。時陽城張藐山典銓。二十二日。劾去。禮部顧尙書錫疇瑞

屏。攝銓。有墨聲。徐冢宰僅浹月。丹陽起少宰。長其部。銓政決裂。惟狗權賄。明年五月。襲作。選人擁其輿。索償者數輩。給之入雞鳴寺以待。竟自經。

劉澤清娶同姓

劉澤清初娶劉氏。官都督。諱同姓不封。至是奏徵時艱苦狀。得贈一品夫人。攷南宋張循王俊。娶錢塘伎張濃。後嫌同姓。改章氏。糟糠之困。彼弁罷何足嫌乎。

趙體元

馬士英筮仕南京戶部主事。書佐趙體元。或云斷袖之嬖。歷任不棄。從軍鳳陽。冒功繫銜。猶皂帽青衣。給役如故。及入相。體元累都督同知。趨走如與臺。朔望服蟒玉見。仍侍側閱章奏。云某某當若何。間從之。用兵部印。直任體元。不親視也。威柄幾等貴陽。

中書一品林超

江浦林超。居太平門側。自矜數學。劉青田之流。貴陽在戍。卜其復用。因冒武秩至都督。又薦授中書舍人。加一品服色。文武溷躡。萃於一身。卽爛羊頭不異也。

劉孔和戲語取禍

長山劉相國鴻訓在時。劉澤清叔事之。相國捐館。子孔中。孔和。更叔事澤清矣。澤清鎮淮安。嘗語孔和曰。若亦服我乎。曰服甚。第吾叔不作詩。尤善。澤清微笑。方矜文武才。深忿其語。俾帥三千人渡河。忽檄召孔和斬之。所部不平。又擊斬數百人。奏其觀望盡誅也。孔和官副總兵。

武英殿

上南渡。以武英殿爲正朝。殿五楹。卑陋。工部僅塗朱費三千七百餘金。主事餘姚胡其枝曰。若民間。不過三十金耳。

寓書史可法

史相國在揚州。清人寓書云。攝政王致書史相國執事云云。自稱本朝字擡出。史相國字平行。黃紙如詔勅。又硃圈其句。華亭包爾庚於沔陽黃日芳處見之。日芳庚辰進士。相國俾答書。詞頗峻。相國刪潤曰。不必口角也。今日芳刻其原草。賚使某雖北人。傾心南國。云和議可成。至見南事紛紛。歎曰。河上不講。將講之江上矣。後大哭而去。

女伎

甲申秋。南教坊不足充下陳。私徵之遠境。阮大鍼。楊文驄。馮可宗輩。各購進。大內嘗演麒麟閣傳奇劇。未終。妓人首戴金鳳者。三蓋宮例。承幸。戴金鳳。以自別也。上體魁碩。一日斃童女二人。厚載門。月裏骸出。若干弱質萎蕤。委於塵露。則馬士英望風導慾。大鍼輩從之而靡耳。噫。南唐元宗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優人王感化。奏水調詞。感化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數四。元宗輒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人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今求王感化其人。不復可得。抑誰爲元宗乎。大鍼自負爲君子。文驄自負爲詞臣。汚行干進。市井猶羞之。馮可宗本賸伍。不足論也。上初立。都人忻忻。謂中興可待。不數月。大失望。有蘇臺麋鹿之懼。

修史

高相國請修國史實錄。許之。遽去位。未開局。錢尙書謙益多藏書。意任史。竟變作。禮部署事右侍郎管紹甯。覆修史疏。請門下士某預史館。報可准貢。前相國疏薦予中書。予力辭。至泣下。乃薦宣城唐

原走。南明巽己午火微。未申奠安連江南。黃花玉蕊丹桂發。西風吹墜落東籬。戊邊水火自然滅。亥子窺京胡騎飛。丑奴空戰三十載。還復寅方建義旗。卯上樓船動當震。青龍天下靖。一朝得。一朝失。東西南北兩邊立。劫我百官上長安。可憐難渡雁門關。摘盡李花殺盡胡。天清地白歸京都。京都老人起吳越。耳邊但知十一百。敬他老人頭似雪。汴梁城中造宮闕。從此天下方太平。周家八百人重說。木猴年。青龍月。此碑一出天下裂。求樂六年二月。□□日。臣少師姚廣孝撰。甲申九月末。都人盛傳其事。按姚榮公官太子少師。文皇帝嘗呼少師不名。非實銜也。且禁中非人所到。事不可解。

先是熊廷弼經略遼陽。凌濛。得石刻曰。木子又女天下裂。八朱定力堅於鐵。三門一道嶺頭看。乾坤流盡冬人血。嘗以其事聞。

崇禎癸未正月。滄州凌濛。得石刻。一陰道人歌。無足者烏。無角者牛。並出地海。質被醜謀。天心厭亂。必斯之厥。出東之寶。死不可留。

徐洪基

魏國公徐洪基。謙慎和易。年逾六旬。生少子。是冬薨。明年易代。公雖不幸。勝於士燮之祝。

王世忠

都督王世忠。南關猛骨字羅少子也。流落江南。優人演韓世忠傳奇見兀朮。卽起立曰。此吾祖也。及叩首轅門。則大怒。

民謠

弘光年。要做官。非騎馬。士英卽種田。太監田成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宰相只要錢。天子但呷酒。

射人先射馬。士英擒賊須擒王。鐸

滿街都督府。一部職方司。

自成不成。福王無福。兩下皆非真主。北人用牛。南人用馬。一般俱是畜生。

紅花開。天子來。不辦衣衫只辦鞋。

朱家麵。李家磨。做得一個大模模。送與對巷趙大哥。

王氏奪封

尚書。上虞倪元璐玉汝。少娶餘姚陳氏。失權。既登第。嬖妾王氏。篡封命。司邑丁庶子進。以故隙。噤誠意。伯劉孔昭許其事。可坐總京營也。倪適除祭酒。奏辨陳氏失母意。遣歸外氏。命娶王。宜封。而陳以生女。字王司馬業。浩子貽棡。司馬揭引海瑞前妻許氏潘氏弗封。封繼妻王氏爲例。幸上不問。倪自免歸。陳氏實同母夫人。居。非遣歸者。甲申末。陳氏訴於朝。時孔昭在事。奪王氏。改封。白璧微瑕。君子惜之。

倪元璐。丁進。俱天啓壬戌進士。選庶常。嘗中秋聯句。丁首唱。中秋佳節好吟詩。爲人所哂。上偶問崩字何義。進曰君死曰崩。元璐曰。先帝升遐曰崩。進自慚。漸隙。

東宮

濬縣高孟箕。以鴻臚寺序班。調南京。監國草創。賴其諳練。有光朝廟。進本寺少卿。秋日。舍人穆虎等。自濬縣來。道山東。逆旅指一少年曰。是亦欲南行。可挈也。因偕行。舉止非常度。詰之。言故東宮也。陰至孟箕所。未之信。少年曰。昔某年某月加冠。君不贊禮耶。孟箕愕。然抱哭良久。護侍款密。懼泄。遂市宅杭州。居四閱月。間露故態。謀徙閩廣間。且行。而孟箕不自安。上書言狀。命追入。至南京三山門。內臣某覘之。進衣袴。內臣後掠死。上以舊講臣熟識者王鐸及劉正宗方拱乾等。並言其非是。

。遂下法司嚴鞫。孟賓穆虎等。方對簿。少年詞氣不挫。坐刑曹下。諸人被拷。冤號慘毒。不忍聽觀。少年色如故。第曰彼以爲僞卽僞耳。中外聞其事而悲之。舊經事內臣。私謂誠。東宮也。其兩足骨。每舐必雙。不可僞云。法司希旨。謂騎馬都尉王昺子之明。果爾。則外戚未胄。且非延慶長公主所自出。宜加拷訊。何獨寬假之哉。嗚呼。貴陽之罪。通於天矣。左良玉揭救王子明。史相國。言甲申冬。東宮入燕。不良死。疑南之僞。口口按甲申冬。有男子來燕京。演象所某家。夜走故嘉定伯周彥門。彥欲諱之。家幹不可。以聞於攝政王。男子冠九華巾。靑布衣。敝履。令中官辨之。或云真太子也。輒坐死。十一月廷鞫下獄。十四日夜暴卒。嘗題人扇。俱書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這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見平湖錢景核真錄中。而前說出內臣蘇氏。於乙酉五月。同高相國宿杭州淨慈寺。值內臣蘇氏張氏不知其名。蘇氏四月中出留都。因述王之明之冤。相國疑蘇氏。卽魏忠賢門下蘇若琳也。云罷事十六年矣。又吾邑孝廉張次仲元帖。游留都。遇金壇于鑾。中前先生玉立子也。爲太監李承芳記室。鑾過元帖所。時東宮初至。元帖私叩之。曰甚真。始入京。駐興善寺。承芳卽往謁。云真僞未辨。不敢跪。亦不敢坐。東宮曰。旣來此。坐無碍。遂坐。問居何宮。曰興隆宮。前後何景。一一條答。問宮中何樹。曰松樹。問樹幾枝。曰爾亦何愚。我豈早知今日。將廷樹一一數之而來乎。且語承芳。欲認我須某閣來。時某閣遣揚州未回也。故承芳謂。東宮甚真。承芳又罵馬士英。渠謂不義真僞。第筮死之耳。明日。元帖還訪鑾。盡變其說。云僞而非真。蓋怵於禍也。元帖還里。邑侯林望子楚來。訪問以前事。子楚曰甚真。東宮自金華被徵過杭州。宿於北關。太監孫元化。乘夜伏謁。感愴頭觸地。不能起。吾得之江司理云。江濱杭州推官彙諸說證之。則王之明。似非反園疑跡也。豫王南下留都。三日。卽遣其北行。亦以其真。恐動搖人心耳。嗚呼。司禮太監李承芳善制生產厚蓄積崇禎乙卯夏復掌東廠印署司禮監印九月望下刑部獄辛巳春釋戍外衛佐孝陵弘光初稱司禮監位韓贊周下吳駮公曰。東宮詔令聰敏。出閣時。選宮僚四人直講讀。是日吾讀大學首章十次。東宮從讀訖。講官頊水心。講大學首句。先日進講章。上圈去數句。又硃書片紙諭東宮。稱講官先生。餘官官人。自稱本宮。閣臣二人侍班。日習爲常。侍閣田口口。丘志忠。又數人俱髻秀。丘讀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欲讀裕。物有本末。物讀互。吾語之曰。吾效北音甚易。然字有不可誤者。欲猶可讀裕。如物讀互。誤甚矣。殿下他日臨政。豈可仍此俗音乎。丘深然之。每講畢。東宮作字。或放或縱。甚有法。今日望之不似人君。非也。王之明事。遣司禮丘 辨視。疏其僞。

童氏

上始卽位。語輔臣以先後娶妃三。時訪 母后於中州。不及宮眷。御史陳潛夫。按河南。以童氏至。有司護入京。年殆三旬。坐詐冒。下錦衣獄。聞之陳都督洪範云。童氏從獄中上書。言某年月日娶我。某年月日 陛下出亡。所衣某色。所飯某品。所出某地。又手帕。妾所手加也云云。此書不知緹帥馮可宗作何狀。噫。蒙難之後。風塵失路。童氏身之不保。然以宮中一席地。緣苔埋愁。清漏唧怨。足矣。何至辱法吏之手。揚衾裯之差哉。王之明聖諭曰。枕席燕昵。指穆戾等 童氏聖諭曰。潛夫同臥起。穢我絲綸。重辱國體。夫事論其真僞。僞則死不足贖。徒加以污襲。此三家村訟師之所不爲。而出自明旨。彼穢相無識。適自彰其陋也。

劉澤清婦劉氏。上馬士英夫人書。救童氏。

邸報

弘光時封事。有曰今日之患。不在於寇。而在於北。攝政王購得之。大不懌。蓋山東監軍 方大猷密達之。遂決策南牧。

高傑

清澗高傑。故羣盜。號翻山鶴。崇禎四年。爲我帥馬科敗之崇信縣。乞降。巡撫洪承疇不許。須斬賊渠帥爲贖。傑伺闖賊李自成出。守老營。殺其黨三十餘人。挾自成嬖妾邢氏。及自成女。年十六。以降

。守備孫可法。引見洪承疇。承疇以賊性反覆。不令入營。卽令可法收之。因在西安。碌碌備數而已。邢氏身爲孫氏治饜。及孫傅庭總督。漸重用。官至都督。自成下西安。白廣恩等俱降。傑以夙嫌。逃入澤潞。恣掠。歷懷慶。御史翟達招下之。在徐州。附於鳳督馬士英。初報部衆三千人。及閱軍。殆萬人。傑嬖邢氏。貽金珠首飾二副。其所掠婦女三千餘人。畏邢氏。不能多近。四鎮各兵三萬。餉六十萬。獨傑兵盛。黃得功。劉良佐。頗不及也。劉澤清最弱。乙酉正月。許定國刺傑死睢州。朝命邢氏同其子世爵權理軍事。子財十歲。澤清聞之。笑曰。此水滸傳故事也。今出自朝廷耶。

馬士英聞傑遇害。不懌。阮大鍼聞之喜。犒報者十金。兩人同事異情。時高相國寓姑蘇。語事當云何。予曰。傑罪足死。第列侯也。不恤之。無以安諸鎮。而失處許定國。又生事。端須諱定國。祇云兵變。亟遣諭定國。明非其咎。庶兩全矣。相國大是之。已旨下。直罪定國。遂導北兵。覆滅。按南宋范宗尹建藩。鎮之議。以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委李成。孔彥舟。桑仲。翟興。劉位。李彥先。郭仲彥輩。非羣盜。則土豪潰將也。竟以不相統率。卒不能守。史相國分立四鎮。亦類之矣。先高傑爭揚州。相國入其營。爲調解。被其劫制。盡奪甲騎。無一卒自隨。導隸四人。肩輿二人。書佐一人。疏札必邀閣始發。相國威名。自是不振。而志切枕戈。嘗大會諸將。設地毯。自下拜。求與師盪寇。傑雖跋扈。頗感動。故率衆而北。大功中阻。哀哉。

皇陵鬼撲

乙酉中都。皇陵。有紅黑二鬼相撲。遠見百步外。近視無跡。觀者如堵。凡旬餘。南京西華門。夜若數千人。排闥直入。皆衰經哭泣聲。闍人挺之則杳。

袁定

華亭。袁定。少卿橫之季子。甲申五月。聞北變。因疾。若魂從鼻出。冉冉天際。值先帝蓬垢痛哭。至

高皇帝廟不納。又至 建文帝廟。叱詫而出。因至老子廟。拉宣尼同謁 高廟。先帝極言高傑之惡。高皇帝曰。明春正月不祿矣。各散。有冊疊案。問守者。曰此江南被兵冊也。卽魂入於鼻而寤。左右俱見之。因歷歷言其狀。包長明說

戶圈

乙酉三月九日。嘉興城內外。居戶上。夜各有圈。或紅或白。或書上。或書日。或斜書雙。曉起驚異。不知其自。閏六月罹兵燹。惟白圈白書不火。

朝班遺詩

三月十九日。上早朝。或遺詩廷中曰。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前星閉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烈 大行何處遇。普天空抱戾園哀。蓋感王之明事而作。

蜚書

五月朔。或書東西長安門柱。福人沈醉未醒。全馮馬上胡搗。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馬士英阮大鹹福運告終。只看盧前馬後。太監盧九德崇基盡毀。何勞東捷西沾。吏部尙書張捷左都御史李沾。或書武英殿上。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阮凶去耳。一兀復亂中原。

一主臥西宮。四鎮雄兵迎北虜。二兇亂南國。三朝要點打東林。明日跡捕之。不得。

唐世濟

烏程唐世濟。起左御史來別。嘉善錢相國勸其徐赴。答曰。相知見迫。不得少留。方入朝。左良玉兵東

下。或給以左氏母被擒。行敗矣。唐喜甚。大言於直廡。

楊文驄

楊文驄龍友。□□□□舉貴州第一。久不第。教諭□□。宰青田。助勦饑盜。量移江甯。向嘗寓金陵。冥田園。至是政暇。輒過私墅。賓從如市。苛黷自恣。癸未蕪湖兵擾。以熊司馬明遇。年誼。西征自效。檄稱兵部職。方司主事。時人嗤之。其部兵縱掠歸。去蕪湖。河之南糜米露積。無主。請司馬遣收之。張司農藐山曰。安有無主之米。不過事急。暫出避耳。文驄仍治縣。益誕放。藐山改南京右都御史。草疏劾文驄。遣堂吏椅其門。毋視事。明年夏。貴陽入相。以甥塔起鎮江推官。未行。擢職方主事。語人曰。值此順風。常揚帆聽其所往。居間薦賄。惟日不足。嘗召客。惟問梨園歌舞事。俄顧鄞人錢生曰。貴鄉金堂山。可開墾乎。生曰。舉中原而棄之。何有金堂。尋監軍鎮江。總兵鄭彩駐鎮江前導刀旆甚都。明年五月。拜巡撫右僉都御史。一日遽南遁。鄭彩方陣江上。聞之。兵立潰。上夜聞報即出奔。迨曉。馬士英逃。南國亡。

周延儒馬士英作聯

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後賜繩。繩繫延儒之頸。一同狐狗之頭。
馬士英。號瑤草。家藏瑤。腹藏草。草貫士英之皮。遂作犬羊之鞵。

路振飛

唐王肇筵先廢爲庶人。幽中都。困甚。巡臺路振飛行部。遣同知某候之。同知望高牆氣異。省問間。而妃內泣云。止千五百錢。奈何。王亦泣。懇振飛餉三百金。自是各官並周其急。王赦出。明年入閩稱制。德振飛。購以千金。洪承疇總督江南。偵得之。密召振飛。私通閩。求金其家。蓋承疇子□□在鄭芝龍

所。上以告芝龍。芝龍問所自。上不能諱。各疑沮。遂罷仙霞嶺黃鳴峻之守。

屠象美

閏六月。辛巳朔。丙戌。嘉興忿薙髮之令。士民洶洶。明日上虞副將陳梧適至。梧故僧。無賴。迹楚中。得故將陳梧妾。冒其名銜。入官。禾人問梧。計安出。曰。惟爾等所爲。薦紳咸集。虞給事廷陞。首助餉。徐太宰石麒曰。此大事。非草草。某不堪任。因趨屠檢討象美家。象美卽身任。象美嘗赴。潞王之召。拜兵科左給事中。戊子。據巡道公署。助餉相屬。市人烏合。衆心紛拏。辛卯。故監軍口口閩人劉履。丁以善。陳洪範。通北兵。懼泄。夜走胥山沈氏墓。追獲之。其妾吐實云。去頂髮陰記。及內應若干。於是搜斬三四百人。癸巳。緝各坊奸人。得自收斬。修怨者乘之矣。徽人汪日升。以義兵來北門。象美迎閱。或言其遁。立被殺。投北麗橋下。象美先時勒淘。人十二金。怨極。及應募充伍。乘間報復。而象美與海鹽李給事毓新。爭長。象美死。明日北兵至。毓新卽遁。尋爲里人所害。

北兵焚南門外真如寺塔。見輒刻淳熙三年。崇德縣平大明。捨輓一萬塊。事適合如此。

方國安

六月口潞王。嘗游巡撫張秉貞。以杭州降。兩浙風靡。總兵王之仁守定海。上其印。都督方國安。自杭走金華。與朱尙書大典合兵。尙書以方兵剽詐不許。遂相持。會山陰太學鄭遵謙。倡義。熊少卿汝霖。孫職方嘉績。應之。雷波倡自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浙東響應。迎魯王於台州。西與築土城守江。國安東下富陽。分屯金村嶺朱橋。其屯朱橋。則國安兄子元振也。號土漢營大總。兵萬餘。船五百餘艘。沿朱橋。立柵至轉塘口。左江右山。或說之曰。山路莫要於西溪。而橫山大嶺扼其衝。旁多間道。叢竹可伏。兵從此距營二里爲清風亭。險隘不下井陘。以千人據之。且西接五雲天竺。可俛瞰杭城。益張疑兵。連合江東。勝則進。退則伏。縱復不利。豈能越險薄我營哉。元科不以爲然。元科亦安國兄子。戎旗營

三總也。八月元科以三千騎直趨六和塔。值清數騎搏戰。斃三人。獲馬二。明日。戰清風亭。江東兵雖沂流。莫敢登岸。清騎張左右翼。繞之。兵遂卻。越三日。清兵自六和塔來攻。國安浮江身督戰。自晨至晡。敗走。國安數失利。敵覘橫山清風亭。俱無伏。九月既望。敵八百騎。自清風亭。五百騎自橫山。夜去營一里始覺。亟據橋發炮。風火迴激。橋山所貯藥俱發。敵乘勢奪橋。騰逼寨門。守兵皆走。元科手斬數人。兵漸定。嬰柵力戰。殺傷相當。敵登廟山。望柵中白牆不相屬。遽發炮。牆傾。大呼馳入。我兵潰。僅得及舟而遁。敵焚其柵。自是國安不復至江西岸。

丙戌五月。征南大將軍。烏朮獨木櫻。豬嘴多羅黑耳根。色羅貝勒。索羅渡江。荆國公方國安。走台州。初步騎各二萬。至是騎尙萬有六千。兵食足戰。馬士英以許討西平王勸國安降。遂解甲。將士憤惋。折弓矢。投刃者無算。國安降後。同元振等被殺。後索羅見國安索命疽發背卒於延平。

馬士英。奔紹興。辨臣非誤國。又挾方國安爲重。命戴罪恢復。丙戌。六月朔。首逆。

追薦疏

甲申。中元令辰。浙西儒林之臣。謹肅齋法。擬薦 思宗烈皇帝。暨 國母皇后。及殉難諸臣。伏念臣等。青衿士子。白髮書生。身未出疆。三月無君則弔。事非在位。一心報國空懸。世道旣屬陵夷。輿圖悉爲板蕩。王室如燬。無孔邇以何依。泰山其頽。對昊天而號泣。茲禍三月十八日。神京被陷。官府宿衛。愬乏甲楯之仗。飛樓檣干城。實鮮螯弧之超距。卽於次日。 聖帝登遐。殂落弗候乎考終。宴駕匪安於正寢。同焉而殉難者。外而輔揆勳戚。內而國母妃嬪。紛黛六宮。盡洒鴟鵂之血。春花萬樹。俱挫戎馬之韁。是役也。日星隱耀。江河阻流。禽蟲發哀。草木變色。慨自有冠履垂衣裳以來。未有若斯之慘酷者也。滿朝金紫。誰推一劍以答君。自我黔黎。直開九門而緝盜。伏而思之。三百年之培養。何以如奄奄老病尪羸。一七載之撫綏。何以似颯颯窮冬索莫。旣已非內重。非外重。太阿未始倒持。况乎無色荒。無禽荒。金甌自應無缺。莫謂事屬數而數懸天。或其法誤人而人誤國。當其寇荆襄而不問。實資彼以

饑糧。入函谷以無詞。直固渠之巢穴。破真定是股肱之失。其剝床以及膚與。犯京師乃心腹之危。胡援溺無庸手也。脫進便宜之策。遜狄去邠。尚可爰及姜女。倘圖忍恥之謀。蒙塵幸蜀。亦能歸號上皇。竊愧臣等疏乏治安。徒抱買生之太息。才慚良吏。敢效董氏之屢書。但得位木主以覲天顏。惟有醜金錢而營佛事。獻花酌水。當三爵之殷勤。伐鼓孝鐘。宜八音之遏密。

乙酉。中元。水月庵薦殉難諸臣無辜受禍者。念自客歲。帝京失守。總總蒸民。已仇離乎西北。今夏天子蒙塵。紛紛胡騎。復充物乎東南。天意豈不降鑒在殷。人心其如睽違去漢。一任國家之板蕩。誰思王事之劬勞。苟知三戶可以亡秦。奚待十年而能生聚。奈何處難支之大廈。視若金甌。限飛渡之長江。特爲天慚。後爲後我。迎之以簞食壺漿。後來其蘇。援之以髮膚身體。烟花三月揚州夢。吹醒胡笳。燈火寒山夜半鐘。長嘶邊馬。何暇吊舊游之麋鹿。祇堪數新牧之牛羊。會見立馬吳山高頂。詩句重開。洗兵西子湖頭。金陀故事。刀鏢新血。染秋草以殷紅。屋角腐屍。供寒鴉以吐棄。是乃外蛇鬪而內蛇死。致令故鬼少而新鬼多。誠爲國謀。是宜臥沙場而裹馬革。若得死所。眞當臨白刃以斬春風。獨哀無辜授首。近於竊鐵之可疑。殃及殞身。豈其飄瓦之不悛。某等伏願軍持一勺。滌除四境之腥羶。梵唱幾聲。銷盡萬方之鋒鏑。

禾城通濟庵普薦疏。經稱九橫。書敍六極。苟非順命。悉就短凶。茲者強弱一概殞身。老幼同焉殉死。血流漂杵。竟成盡信之書。命似懸絲。不屬揣摩之說。但見悠悠秀水。沉骸類無定之河。鬱鬱禾城。善哭効杞梁之婦。豈人人運臨於磨蝎。胡在在殃及乎池魚。眞無辜者偏受其辜。乃最慘中適當其慘。或漫爾奮螳螂之臂。亦懵然處燕雀之堂。遂致長呼絕脛。大夢橫戈。既非正寢而考終。那計周身之棺槨。雖有慈孫與孝子。惡能讀禮於始終。祇憐碧血化青燐。疇憶清明灼黃紙。由是法席開無遮之會。泉台迓不速之賓。大用金鏡。刮汝瞋目。須知有身卽是苦。向也附贅懸龐。寂滅反於眞。今也釋粘解縛。口是宿生負者。盡謝絕於此生。同業報中。更酬償夫別報。若得不怨不尤。弗構幽中之訟。便可無拘無礙。統銷劫外之愆。以上俱嘉善智證庵正志撰

江甯謠

史冊流芳。雖未滅奴猶可法。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此江甯謠書。於烏龍潭者。跡捕頗衆。

僞弘光帝

丙戌三月十二日。平溪衛有僧稱弘光皇帝。孝廉高士美。指揮於克振。司馬喻思恂。羣奉之。僞者初過平溪。同行二僧。指爲土人曰。此故弘光皇帝也。僞者佯叱二僧。若輩輕言。大誤我事。土人益以爲眞。高士美聞之。擁至其室。推戴麀集。遂駐沅州公署。榜曰聖駕行宮。拜士美太僕寺卿。克振總兵官。不數日。辰沅道徐煒。沅州知州黃昂。極其供御。朱門雉尾。設扈衛。草御書。獻金鼎。出入警蹕。士美進女弟爲中宮。貴州巡撫都御史。范鏞。總兵官羅聯芳。摘其奸狀。同四川巡按御史米壽圖。巡道鄭逢元。以兵入殿上。披幄。揭所戴福巾。則額傷矢。面傷刃。創及於耳。縛而訊之。則沅州人。查獻忠也。米壽圖。崇禎末。任南京御史。同諸大臣。迎事 弘光皇帝。是年七月。命按四川。時太倉馬允昌。以遵義副總兵隨行。壽圖瓜代。又同允昌報命。聞沅州事。在道揚言曰。吾故識弘光帝者。及朝。沅州僞者。懼露。掩左袂欲泣。壽圖曰。臣前日巡下江。未及趨奉陛下。僞者即釋袂曰。進火酒二升。實調飴於水也。募僧千人。各給衣帽木槌。將幸重慶。殺壽圖等。壽圖先發。假獻馬二千匹。牽入行宮。即總督府也。因縛僞者。抗辨不服。云吾嘗入武昌。問其期。云癸未五月二十九日。薄莫大風雨。政張獻忠陷楚日也。本賊黨。其父母尙在。少無賴。亡命。捕其父母。尋釋之。亡何。僞者伏法。

羣忠備遺

崇禎癸未冬。寇陷關中。錄紳民殉難者。其見職別見。前山西布政司參議。咸甯陶爾德。

前禮部主事。渭南南居業。以上入城被殺。
前懷慶府通判。咸甯竇光儀。

前儀封知縣。長安徐方敬。

前芮城知縣咸甯劉芳聲。以上聞變投井。

前巡撫宜府口都御史。三原焦源清。聞變自經。

前巡撫大同口都御史。三原焦源溥。廷罵被磔。

前山東按察僉事。涇陽王徵。不受徵。絕粒七日死。手題墓門曰。自成童時。總括孝弟忠恕於一仁。敢

謂單傳聖賢之一貫。迄垂老日。不分畏天愛人之兩念。要期獨留姓氏於兩間。又題曰。精白一心事上

帝。全忠全孝更無疑。

前口口按察副使。涇陽楊國柱。同一羽人道裝引去。亂定後。抵家死。

解元南鄭席增光。入山不應徵死。

都司吏口口丘從周。罵賊而死。

前河南布政司參政。咸甯祝萬齡。不污僞命。被殺於平陽。其子于宸。諸生也。殉之。

前操江右僉御史。武功馬名世。

前巡撫河南口口都御史。鄆縣郝土膏。

前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蒲城王道純。天啓乙丑進士。

前順天府尹。耀州宋師襄。

前口口按察副使。岐山梁建廷。

前口口按察副使。三原喬巍。

前四川按察僉事。分守川北道。三原秦樂天。天啓乙丑進士。

以爲俱隨營。殺於山西紅芝驛。

甲申。四月末。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安福周鼎瀟。投洪武門河下救出。明日削髮去。五月浙中聞變。桐鄉男子某入城。道聽 皇帝雉經。泣下。明日題白練裙。不知作何字。自經。人嗤其狂。予託友人徵名氏。未至。

紹興童子某年十四。聞變。語人曰。我必死。我必死。人初不以爲意。亡何投水死。猶意其失足耳。出其屍。環腰以石。蓋恐身浮。不得死也。嗚呼。意亦可憐矣。

乙酉五月。行人司行人。無錫龔廷祥。投南京武定橋河死。崇禎癸未進士

丹陽貢士陸明永。自經。

丹陽荆本徹。崇禎甲戌進士

嘉定黃淳耀。崇禎癸未進士

左通政嘉定侯嗣曾。

豫王入金陵。各臣迎拜。有曹郎令牧馬卒凌晨早至。對曰。何事尙欲來乎。詰旦。待馬不至。召卒。已自經。錢仲芳說

金陵破日。秦淮河丐者。碎碗畫壁上曰。三百年來盛治兩。丙班文武盡降逃。剛腸暫寄卑田院。乞予羞存命一條。遂投河死。土人憐之。藁葬壁下。沈石城說

六合諸生馬純仁。樸公。投泮池死。題衣帶曰。朝華而冠。莫夷而髡。與死其心。寧死其身。一時迂時。千古大人。明堂處士。樸公純仁。

前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長洲徐沂。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青浦夏允彝。絕命詞。幼承父訓。長荷國恩。以身事主。不媿負忠。南都旣覆。猶望中興。中興旣杳。何忍長存。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容如。子才蘊生。願言從子。握手九原。子完。淳夙慧。早知名。丁亥黨累。就死金陵。詞色不變。其絕筆詩。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毅魄歸來日。靈旗空祭看。別雲間孤兒哭無淚。山鬼日爲隣。古道

麻衣客。空堂白髮親。循陔猶有夢。負米竟誰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拜辭家巷人。憶昔結褵日。正當擐甲時。門楣齊閥閱。花燭夾旌旗。問寢談忠孝。同袍學唱隨。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寄內。門閥推江左。孤忠兩姓傳。十年黃鵠咏。二載蓼莪篇。媿負文姬孝。深爲宅相憐。大仇俱未報。仗爾後生賢。寄荆隱。女兒兼得侯武功。樂令竟如此。王郎又若斯。自羞秦獄鬼。猶是羽林兒。月白勞人唱。霜重毅魄悲。英雄生死路。却似壯遊時。東半村先生叩關。應有路。兄弟竟齊遊。盱眙同時盡。褒融一日收。黃墟人已變。清泪夢中流。如赴增城約。停驂待楚囚。聞大鴻仲熊訃。

解元長洲楊廷樞。維斗。丙戌四月二十八日。被執。餓五日不死。婦費氏。女觀蓮。俱死。廷樞年五十三。如臯許。口口孟朴。自刺臂。生爲明人。死爲明鬼。後被訐到官。罵兵備道胡江曰。吾前讀汝文。意必爲丈夫。今竟同犬羊。義不屈。被殺。遺詩曰。一念從前蓄已深。而今地下好相尋。兒曹不必收遺骨。留與英雄起義心。婦朱氏。聞來逮。持刃向逮者曰。我死決矣。如今日必辱我。我先殺汝等。後自盡。竟死。楊宏聲。虎臣。世杭州右衛指揮僉事。宏聲補諸生。北兵入城。宏聲哭不止。絕粒死。友人詹鐘玉。私諡曰節烈。

錢塘知縣崑山顧咸建。棄官去豫。王追殺之。梟武林門。盛暑。蚊蚋不侵。色如生。

錢塘諸生。松江袁口口。以父口口。任浙西右游擊。寓籍。聞北兵入。赴水死。年二十餘。八月三日。松江破。總督倉場侍郎。華亭李待問死之。此癸未進士。授中書雲間李存義也。非前督倉侍郎。

金山衛。指揮侯玉晉。倡義。屢挫敵。二月二十日。成陷。力戰。罵敵死。吏卒多殉之。

休甯金聲。正希。起義。同縣令何通武。遣諸生朱備。迎黃澍於九江。澍帥衆八百餘人。備恐其擾。遂從三十人。實不知澍先通北也。九月。清帥張天祿。略地且至。戰失別。聲與歙縣生江天乙同執。見洪承疇。不屈。天乙大呼曰。千秋名節。只在今日。俱遇害。僧口口殲之。題赤壁金公柩。扶柩至蕪湖。閩商某薄其棺。改殯焉。隆武初。拜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歙縣方維新。口口口口口貢士。戊子四月末。縛至杭州。縞衣。襟裾間題咏俱徧。市人聚觀。求楮筆。或

與之。卽書曰。帝王治道。春秋書法。夷夏嚴防。我太祖驅胡。重開日月。衣冠文物。於漢有光。三百年來。士無廉恥。賄賂公行。廢紀綱。寇烽起。於荆豫之地。跋扈誰當。神京飄忽云亡。歎賊奴來更慘傷。使中原赤子。一時薙髮。天朝人物。頓化犬羊。博浪揮椎。中流擊楫。慷慨悲歌。拂劍霜。同心者。早乘時奮發。雪恥恢疆。入見開府蕭起元。不屈。斬於市。

兵科給事中。華亭陳子龍。以江東建義。畏阮大鍼相戾。不赴爲憾。語同年包長明爾庚曰。苟得死所。雖事不濟。奚恨。後吳勝兆累及被殺。其志蓋豫定也。

行人司行人。仁和陸培。崇禎庚辰進士。弘光初除行人。便道過家。乙酉六月自經。年二十八。所著青鳳軒集。

邵武府同知。錢塘王道焜。天啓辛酉經魁。以福甯學正。南平知縣。陞任憂去。乙酉六月自經。遺筆示子孝廉均曰。我以苟從仕官。他日何以見爾祖於地下。祖兗州同知國柱。

口口副總兵口口翁之琪。隨弘光帝投水死。

孝廉海甯祝淵。故游劉念臺先生之門。時屬疾。閏六月。扼吭死。手書曰。中心安焉。謂之仁。事得其宜。謂之義。淵家累葉。洪武以來。沐朝廷養教。二百八十年。成化以來。受朝廷榮寵。一百七十年。一旦天崩地坼。宗社爲墟。雍雍文物。淪爲異類。淵不能吞炭漆身。報明恩於萬一。渙忍恇怯。向異類乞活。心所安乎。安乎。事之宜乎。宜乎。嗚呼。學道有年。粗識義理。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爰作絕命詞曰。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書未畢。六月晦日詩。夜旣央兮燈火微。魂搖搖兮魄將離。去兄弟兮父母依。樂道遙兮長不歸。其一死忠死孝。尋常事。吃飯穿衣人共由。莫向編年問知否。心安理得更何求。

杭州武生。周其仁。起義臨安。被執不屈死。遺詩曰。誰教醜虜渡錢塘。烈烈睢陽肯下場。赤伏未興真帝子。白衣終惜漢雲長。頭從刀過身方貴。屍不泥封骨始香。事業於今誰繼者。空遺浩氣貫穹蒼。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尙書。嘉興錢石麒。號虞求。原名文治。禾郡諸生。萬曆庚子斥場屋。赴南武闈。舉第一。被攻。赴江楚。殆二十年。青浦令。其受業生也。遂補青浦諸生。舉於鄉。天啓壬戌成進士。婦

顧氏沒。歷官介潔。屢起屢忤。乙酉。閏六月。禾郡倡義。尙事曰。事甚大。非草草者。僕憊不能任。請更擇可者。亡何避村舍。閏六月二十六日。城陷。先一夕。入城。聞敗自經於故第。精嚴寺僧眞實。殯以米。袖有詩扇。蒼頭祖敏。殉其旁。先是六月末。豫王遣召。書辭曰。大明吏部尙書徐石麒頓首。貝勒王麾下。麒本東海婢魚。藝園滯蟲。賴遇先朝。僭躋九品。敬歷非不深矣。國恩非不厚矣。一朝九鼎頓遷。宮灰社屋。亡國老臣。何所逃死。固宜大王之誅鋤及之也。乃不卽賜斧鉞。過採輿論。特遣信使。懋賁琬琰。薦錦繡於朽株。披袞章於溷壤。可謂薪標弘遠矣。顧石麒幼素尪羸。長多肺咳。年當遲暮。益復支離。而去年國變之時。痛悼腐心。小草出山之日。讒言骨銷。至今痿痺不能起。匪朝伊夕。此麒宛轉呻吟之牀。載在昨歲十月邸抄。尙可覆按。非至今日。始飾詞相欺也。伏讀宣示有曰。要使新進觀摩。必藉老成碩德。麒愚。不知鈞諭所謂觀摩者。將使之如山如岳。爲砥礪名節之徒乎。抑使之如脂如韋。爲竊祿養交之輩乎。竊謂首陽有伯夷。而成周之俗勸於義。桐江有嚴陵。而東漢之俗明於道。傳所謂頑廉懦立。繫漢九鼎。豈其誣乎。蓋所志在此。所風在彼。故觀摩遠焉。然則清朝容一皤皤老人。臥疴泉石之間。未必於風教無小補也。大抵一代之興。必有攀龍附鳳之臣。霞蒸雲變。亦必有雲壑鮎背之老。敦詩說禮。據梧而稿。蓋以不有出者。誰共功名。不有處者。誰明節義。故漢有黃綺。魏有管甯。晉有淵明。宋有陳搏。皆有託而逃。以成一代之治。非相左也。麒之硜硜。願附斯義。祈大王鑒之。若必欲樂爰居以鐘鼓。強枋得以就道。則石麒塚中枯骨。就床餘魂。相距黃泉。不能以咫。何能以一刻之軀。傷千里之義乎。使命再至。卽當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烏程溫璜。崇禎癸未進士。任徽州推官。聞變。市櫜三。題曰忠。曰節。曰烈。令妻女就縊。始自經。前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山陰劉宗周。絕粒。閏六月六日卒。遺詩曰。遲此數日死。稍存匡濟意。決此一日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

前巡撫應天都察院右僉御史山陰祁彪佳。聞豫王召。不赴。於寓園投水死。山陰諸生。王毓著。潘翔。並投水死。

布衣周卜年家。山陰安昌里。閏六月八日。入海死。越三日。衣冠如故。卜年有五歌。曰有君有君空號呼。昔也洒血升鼎湖。今王出走蒙塵塗。數天瓦解疇張弧。腥膻變土盡胥污。敵廬惟願照舊晡。召陵共主嗟今無。嗚呼一歌兮歌正吁。昏昏天地何時樞。其一有臣有臣謀家肥。處堂燕雀孰知幾。寇來貢策貪紫緋。民離師潰成空扉。乞哀竇謁甘羣誹。斷頭濺血胡復稀。冠裳掃地吾何依。嗚呼二歌兮歌以歎。彼蒼浩浩才可欺。其二有父有父籍錢塘。寒燈暑月窮素箱。二虞二賀名齊揚。王母棺飄海沸颺。尋棺七日奚啻漿。形容鶴鵠憂且皇。爲此身殉賫志亡。蕭蕭風木滋泪浪。欲彰父德今無旁。九原亦應惡戎羌。留此髮膚報幽鄉。嗚呼三歌兮歌孔傷。哭死白露徒瀼瀼。其三有母有母矢靡他。堅操白節馨椒荷。蘋蘩淑慎無時訛。夢成父諭信心多。保孤鞠字惟憂疴。自稱未亡誓清和。和丸畫荻誨癡魔。婚嫁兩抓髮未皤。忤然復命歸幽窩。哀哀罔極空吟我。母節未旌可奈何。嗚呼四歌兮歌復呼。子規血淚染沙沱。其四我牛我生竟成空。恨不學劍彎長弓。神州陸沈將安窮。徒懷報國憂冲冲。匪敢踞石效釣翁。非能被髮爲胡戊。青衣忍辱盡三公。每憶耿耿烈士風。汨羅江水爲清睡。人在水中同天臥。予今赴海葬鯢鯨。西風渡我步前英。何惜一軀留古道。通窮壽夭如霜草。嗚呼五歌兮歌且嘯。欣隨三閭隨波老。其五自序云。斷髮無父。易枉無君。衣裳由舊。猶望成旅之復興。冠履頓忘。豈甘牛羊之共戴。文天祥志不降虜。安能北面而臣。魯連仲義不帝秦。甯赴東海而死。昔作六歌。今倣爲五。誠惡夫處士沾名。聊假此長吟見志爾。又詩一絕。故國衣冠安在哉。遙知二義樂泉臺。獨爲君子應同恨。急着吾鞭訂水湄。卜年年二十九。

無子。

會稽朱應聘。家偏門外。投亭山潭死。絕筆曰。甯爲束髮鬼。不作剃頭人。臨山衛諸生高郎。孝廉高倍子也。緇衣冠投海死。三日屍浮。尚手持其冠。

丙戌六月。左庶子。狀元余煌。投渡東橋下死。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口口陳潛夫。走小豬。投化龍橋下死。婦妾俱孟氏。先溺。御史山陰何弘仁殉難。詩。有心扶日月。無計鞏河山。已矣丹空照。千秋箕泪潛。

侯官林銓子塾。崇禎癸未進士。先是癸酉登鄉書。力貧鍵跡。不一至公府。己卯絀費。罷應公車。青浦夏元彝。令長樂。慕其人。無能致之。邑人林郎中口口葉向高。甚重之。壬午當北上。度其困。商於夏。夏欲贈之三百金。夏曰。子塾義不苟取。公子孔碩。之蕃亦計偕。若授館同赴。修具三百金。善之善也。癸未成進士。明年授海甯令。大得民和。勢家斂肅。乙酉。六月。棄官航海去。值隆武初。官吏部口口口口。丙戌秋遁。家貧。仍館翁氏。戊子。義旅臨塗。如不應。且燔翁氏。不得已勉從之。戰敗揮其子去。自中矢死。子痛父亦死。

前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口口殿大學士。膠州高弘圖。避地紹興。閏六月二十八日絕粒死。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陽城張慎言。寓蕪湖。乙酉八月忿懣卒。

孝廉口口李純。大學士建泰從子。忿建泰失行。上攝政王書。歷敍建泰本末。削髮去。東莞蘇觀生。起薦辟。隆武初。超大學士。丙戌十二月望。廣州陷。夜自經。或言其富。偵之。僅御賜五十金。母八旬餘。南海霍子衡。故尚書縉之後。歷太常寺少卿。俾婦氏。兩子婦。一孫婦。並沉水中。乃自溺。家無遺育。

十二月十六日。錢塘大遮山東睦寺。一作東明寺僧指庵曰。丙戌口月口日。有二十二人。皆偉幹傑貌。免胄而入。命米三斗作飯。豈一升作乳。倉卒具食。並恭謹如禮。僧異之。問飽未。曰未也。亦不敢飽。飯後徧視佛像不拜。見建文帝像。拜而泣。止一人。餘皆後之。毋敢效也。求浴。裹衣朱殷。多礮虱。膚如刻漆。人臂二弓。腰二銃。試鳥雀無一失。鎧伏重鐵。度所佩荷。皆百斤外。其一人泣拜者。挽鐵鞭重數十斤。合二僧力能起。彼運之。如禪家棕拂竹如意。若無物者。問邑里姓氏。不答。以其北音。知爲北人也。今安所往。彼淚隱隱承睫曰。吾糧盡。游觀天下。無可起事者。吾安之乎。曰。三吳足賦可就也。曰取三吳未能集事。敵因之虐其民。猶奪之民耳。吾不忍也。僧曰。以諸君之敢力赴義。何患無成。如時之未易。委蛇掇尊官。徐爲所欲爲。非晚也。默不應。諷之苦空。亦不應。僧曰。卽出值官兵奈何。曰吾仗劍行數千里。先後所值。何啻百十。彼安能難我。僧曰。自此至天目。民寨殆百餘所。稱義師。能往觀之乎。曰嘗按視一二所。皆盜耳。意他寨類之。不足目也。因問道。僧述天目徑山湖州之程者三。曰

吾之湖州。曰。湖州多守兵。曰。吾固欲遇守兵。肯而出。每一人肯。夾二人力收之。目欲迸火。遇湖州守兵。殺五百餘人。而二十二人無恙。愼然歎曰。吾多殺敵何益。且吾所以來。豈爲此鼠輩哉。遂皆投碧浪湖死。異哉。若而人。殆文鴛魏勝之流。與海島之義士。合而一矣。

愚錄羣忠。姑實其死事者。以俟倫定。嗚呼。死者人之所重。而人多易言之何與。乙酉五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曹州何應瑞。就縊。其子救之。僅傷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口口楊維垣。聞乘輿出亡。榜云。此事從古所有。以安人心。因題邸壁。歷任本末。生某年月日卒。乙酉五月十一日口時。語甥徐某。曰。我時上未填。容補之。引觴。令二妾孔氏朱氏投井死。實三棺。殯其妾。又手題楊某之柩。遂死之。常熟許重熙曰。楊題柩有頃。引二僕遁至秣陵關。怨家擊死之。吳駿公先生曰。是歲一見楊。衰憊甚。安能走乎。其引決無疑。嗟乎。餘子或需歲待月。株累蔓染。三木及身。百口交引。雖欲自活。必不得之數矣。故於死事者有靳詞焉。雖然。人有定品。事有完負。亦未可概論也。環堵所錄。就其著者若而人。

白門語錄

陽城張藐山先生。好九經內典。不喜雜帙。日兀坐枯想。輒語予學問之要。嘗曰。講學有講學之弊。不講學有不講學之弊。元生言取簡悟。不主故常。不煩詞說。又深自晦也。姜宮詹燕及。講學留都。先生祕不一言。予私錄之。佚者半矣。論語極其渾淪。大學中庸則論語之註脚。孟子又學庸之註脚也。學而時習之。顏子不貳不遷便是習。所學何事。古人也說不出。

一陰一陽之謂道。卽接繼善成性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卽一天一地之謂道。不須轉注。故直接善性。僧家論果因。輒說閻羅老子。以閻羅信佛經也。豈不有儒書乎。佛教未入中國。閻羅在甚處。予舊嘗作文曰。戒慎恐懼之君子。決不墮三塗六道。

格物。或作感格之格。或作格去私心之格。或作格式之格。俱不必論。但聞所格何物。如忿懣好樂憂患恐懼。皆是物也。有所忿懣好樂憂患恐懼便非格。無所忿懣好樂憂患恐懼便是格。

好好色。惡惡臭。如何說誠意。不過念頭。金剛經云。一切衆生俱從淫欲云云。豈非色有共好乎。然亦有苦行人不喜者。惟至惡臭。更無有不惡之理。如糞堆在前。趨而避之。此是自了漢。若鋤而去之。便是克復手段。齊治均平。不過如此。可想誠意之妙。口口口口慎獨便是思誠。惡惡臭。好好色。何曾思勉。來。

明德如明鏡。明上着不得工夫。刮垢磨光可也。

大學知止。只是知一路走。更無別徑。

明德卽知也。明明德卽致知也。明明德於天下。卽新民也。

有所旣不是。心不在又不是。此却如何。亦不說破。但曰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親愛畏敬哀矜憐愍賤惡。俱入識田中帶來。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是空空地位。

觀未發必於已發。若已發中節。則未發可知。

不觀不聞工夫。在觀聞上用。觀聞工夫。在不睹不聞上用。

君子而時中。只是喜怒哀樂中節。中節本之未發。無喜怒哀樂故也。漢光武哭更始帝極哀。哭其兄不哀。也是中節。蓋當其時不得不爾。

小人無忌憚。只是不中節。以先有一喜怒哀樂也。

世間無一物不有主。如街上驢馬雖多。必以錢僱。糧米雖多。必以錢市。眼前景物。尙且如此。况日月山川。許大道理。如何枉得。故曰鬼神之爲德。關將軍在玉泉顯聖云。還我頭來。有僧語曰。顏良文醜安在。鬼神也欺不得。此便是誠。故至誠無息。說至誠。又說天地。如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說人事。又說造化。可見天地萬物人事。毫無分別。大哉聖人之道。大哉乾元。俱可參看。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人知天何也。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知天而未知。不思不勉非天也。知人而未知。擇執非人也。知天知人。只是一誠。誠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質之鬼神而無疑。鬼神也是色臭上。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百世之聖人也是色臭上。此關打得破。何

理不可格。何事不可爲。人不曾發念耳。

道問學。卽尊德性之大人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故禮厚。皆德性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皆學問事也。

君子之道。闔然而日章。卽生生之謂易。惟生生故日章。小人是襲取。不能生生。故日亡。生生之本何在。以其淡。以其簡。以其溫。到底不着跡。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大學中庸。只一格物盡之。惟精是格物。惟一。是致知。仰觀俯察是格物。通德類情是致知。博文是格物。約禮是致知。知人無二。人心道心。勢不得不精。精便是一。那時止有道心。無人心。

惟天下至聖。開口說聰明睿智。唯天下至誠。說完又曰。苟不固聰明睿智兩章須合看。

聰明睿智。只是靈氣。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皆靈氣之運用條理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聰明睿智之靈氣。生生不窮。藏諸用。故顯諸仁。天地聖人原無異也。聖賢與愚夫婦。原無異也。

宋儒謂天者理而已矣。今人祭天。難道是祭理。

宗鏡錄。分性宗相宗。天命之謂性是性宗。體物而不可遺是相宗。淡簡溫是性宗。遠近風自微顯是相宗。

論六十耳順。因曰。吾人不獨耳要順。卽目也要順。耳無毀譽。目無好醜。便是八識。識情也。此八識是生死極根。要從咽喉着力。曾子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與夫子云夕死可矣同。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之小人。卽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大人。

信以成之。要上下相信。彼此相信。不是一已。如信而後諫。信而勞其民。皆是。

唐辰會試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先生常問諸孝廉曰。這學甚麼。志甚麼。問甚麼。思甚麼。俱無對。

有性善。有性不善。堯舜桀紂是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甲人是也。無善無不善。至善是也。

人之性。如天乙之水。空空濛濛。落在城市便苦。落在山溪便甘。落在江河便淡。落在海便鹹。吾人亦然。水惟淡爲真味。人惟善爲真性。苦可使甘。甘亦可使苦。惟海中之鹹。再不能挽回。氣質之性。也從天命之性出來。曰老子只是一坤卦。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極妙。能者可勉進於賢。賢者不必其能。

乾卦爲堯用。坤卦爲文王用。文王非不能用乾。以其時則亢也。鄂侯玖侯。便是亢龍有悔。文王也不專坤卦。蓋乾體而坤用。

用九。即君子行此四德。即時乘六龍。

否泰俱曰拔茅茹。可見用人關國家氣運。用一君子。便是泰之始。用一小人。便是否之始。可不慎歟。幹母之蠱不可貞。曰凡在母后事雖正道。不可認真說去。如左師觸龍之說趙后。便妙。

大畜。四爻自咎其邪。五爻自贖其過。

蹇利西南。坎本之坤。六五居中故。

繫辭或單言乾坤。或單言六子。言乾坤。而六子在其內。言六子。而乾坤在其內。

但言大員圖。不必看方圖。大員圖。六十四卦在焉。天地萬物吾身亦在焉。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不必如本義所云。滿天地間。便是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易如何與天地準。只是神無方而易無體。

河圖五爲生數。十爲成數。何以專屬若此。天地間五行。如甲乙木也。甲爲陽木。乙爲陰木。便是一是二。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數也。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氣也。數與氣。卽理也。如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以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數也。而春夏秋冬。寒熱溫涼。而萬物生長收藏。盛德大業。於是出焉。此中何處分理分氣分數。於何處尋太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有無極方生太極。以太極本無極也。

神以知來。卽是知以藏往。知來者逆。卽是數任者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卽是考諸三王而不謬。著卦爻。聖人以此洗心。及鈞深致遠等語。俱不拘著著龜。

乾坤之聖人以易簡始。知險知阻。若不易已先處於險。不簡已先處於阻。如何能知險阻也。不逆不億。所以爲先覺。便是易簡。

覺夢卽生死也。夢時卽游魂爲變。

天地萬物鬼神。件件與吾人一體。今人語及。輒不信。試觀六壬射覆者。或拈一莖草。便知休咎得失。夫人之休咎得失。於莖草何預。而靈通乃爾。非一體故乎。

訓詁解書。不如以書解書。以書解書。不如以心解書。素問人。身脈名。星經。諸星名。俱奇古物。何所取義。

唐山夫人詩。衛夫人書。千古詩字之絕。

項羽爲漢祖之功臣。王郎爲光武之功臣。陳友諒張士誠爲我 太祖之功臣。

韓信對。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爲陛下擒也。此非對君之禮。宜云陛下南巡。臣豈有不至之理。

曹孟德文學書法兵略。千古一人。若正其心術。加以忠義。當在郭令公之上。令公明哲。尤有福。

周家自后稷公劉太王季文武歷數聖人。始有天下。自成康後。絕不聞有令主。僅一虛王耳。商氏盛衰不一。賢聖之君六七作。周之前。靈氣發泄已盡。便不可繼。然制度文字。綿密之甚。威烈以後。雖寄名諸侯之上。尙懼息不敢動也。

評閱古人書。心眼各別。或主經濟。或主詞。或主場屋。未可概論。吾意想之。彼初旨又不爾也。須通融看。

或問聖人貴象數。不貴心易。先生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是象數。剛柔合德。便是心易。仰觀俯察是象數。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便是心易。

蕭伯玉士璋刻起信論解。語及宗門。先生曰。不肖平生不喜譚宗。瞿曇氏四十九年說法。未嘗有宗。後來單留公案一則。拈花微笑而已。達摩東來。始開宗乘。諸公繼之。自此多事。然古德本性真悟。當下應機。偶爲拈示。卽如趙州和尚。一領青布衫重三斤半。不過因彼問及。不得已借證。今性相未明。狂口棒喝。豈不大誤天下後世也。此事自有商量。并鑽研也不中用。如論語或問禘之說。夫子答說。又指其掌。豈非吾孔子之宗乎。他日夫子說一貫。門人問曾子。若復指其掌。便落第二義矣。

先生語楊匏齋侍御曰。吾輩而今讀書。非比諸生時。博取科第也。今涉宦途。刻刻與死爲鄰。讀書直爲免死計。一日不讀書。有陷於死地不自知者。更要諸生體認親切耳。

夏初見盆花。歎曰。此盆景。若丐者見之。了不相關。非幻乎。然非真幻也。自有真幻在。若丐者。煖衣飽食。亦知愛盆景矣。則塵心終在。卽吾人視以爲幻。亦非真幻也。自有真幻在。

嘗論及某君子。因言居官有禮有法。予曰。袁了凡以大明律先喪服圖。亦是先禮後法。先生曰。此人善讀書。居子懷刑。便是一部大明律。

某宦倨見邑令。先生曰。元許魯齋家居。邑尉經其門。魯齋聞呵驛聲。立起。坐人問之。曰。父母官過。不敢自安。吾侍御時還里。適主簿治行。卽入巷避之。鄉紳示重。不在於此。

縣令之任。切弗輕視。治朝廷之事。自上而下。至縣令而止。吏民之事。自下而上。從縣令而始。

凡人皆有宿根。無貧無富。無貴無賤。無智無愚。如世宗皇帝好生。是道家宿根。某學士生平不近色。是禪家宿根。臚胎馬腹。披毛帶角。一念不善。便墮此因。然臚胎馬腹。披毛帶角。本性不迷。也可成佛。今人昧卻因果耳。

先生里居。修海會禪院。語同年某曰。我修禪院。當不費一錢。請其故。曰。財非我有。不視爲己物。以世應世。何費之有。其募疏曰。竊聞有經世之學。有出世之學。經世則大成。集歸尼父。出世則最勝。無險伽文。道本相須。見分歧指。言自總角。已稟志皈依。迨於結綬。遂迷因逐物。今儉生且六十年於茲矣。六十歲以前。備歷窮通禍福生死榮枯之相。回首盡是空華。六十歲以後。堪憐老死病苦三塗八難之因。

。究竟將歸輪藏。將來如赴死之牛犬。步步已迫死期。現在似少水之鮒魚。沾沾有何樂趣。馳逐於功名富貴聲華歌舞之場。愈增煩惱。卽寄託於烟霞丘壑友朋文字之地。未證清涼。蓋前此尙有好醜兩途。賢愚並驚。後來只爭生死一路。豪詰難逃。刻刻不停。星星非故。且如最痛癢是血肉之軀。到頭果成何物。極親切是兒女之愛。臨期略不相關。一旦眼光落地。鬼手捉人。業力所牽。不知何處可上。識神未泯。總來忘想所招。現在五濁三毒之中。惘然果不知因。業不知報。誰向人天罪福之外。照見死此生彼。捨身受身。如來說爲可憐閔者豈虛語哉。從來佛種從緣。轉物須知。良以發信者因。起因者相。因相悟性。此中導引殊微。依實行權。在上感通良在。吾里有海會院者。地可布金。人斯卓錫。邑中縉紳先生。後先項背相望。雲鶴翔楨。率飲茲八水。桐鸞絢采。曾棲此雙林。既現長者宰官。應身說法。合莊嚴供養。成就威儀。瞻言練若。新此祇洹。眞俗同歸。人天作眼。瞻依調御。免流浪一十二緣。借渡慈航。期度脫於百千萬劫。闡提慳是罪。波羅檀施爲先。經云愛欲爲因。愛命爲果。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知愛卽是病。佛卽是醫。貝葉靈文。中具驗方。見聞喜捨。便爲良藥。詎可無一瓣香。向一佛二佛。試種善根。從茲讀四句偈。於千劫萬劫。永護善果。旣以福田淨土。鑿引中根。法雨慈雲。普沾含識。至覺海澄員。性天皎潔。同臻彼岸。共拔迷塗。端有待矣。夫豈徒哉。又思韓退之力避浮圖。大都是罪禍之粗。至法王奧義。未涉津涯。蘇子瞻深心禪說。亦僅窺游戲之跡。止借義海餘波。時資筆楮。且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所免者何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所得者安名。朝聞道。夕死可矣。不聞則不可以死乎。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卽可謂知死乎。噫嘻。物不可以久居其所。窮於外者必反其家。古今大覺。均等仁慈。後先聖人。原同悲智。今茲盛舉。良爲大事因緣。借此化城。徐趨寶所。謹疏。崇禎丙子歲秒朔一日。刑部右侍郎。張慎言書。或曰。疏中單從隻身說起。於普化之義何居。楊時化曰。此正所謂現宰官身而爲說法也。

昔人論多藏厚亡。原未嘗盛。則亦未始亡。天下之物。救天下之人。匆視爲一家可矣。先生有讀書說。曰人之讀書。如用飲食也。一日不再食則飢。乃彌年經月。束書不觀。何也。余悔壯而不知讀。雖讀而

無用。今纔知讀書。是須臾不可離之物。然老而昏。又不能讀。利害禍福趨避之念。迫切無已。方乃讀。此而未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不止於死而已。非喜而讀。是懼而不得不讀也。喜而讀。欲罷不能。此中人以上。未易幾及。予中人以下。但是懼而不得不讀耳。貧乏之人。半菽不充。疏食飲水。可幸無死。荼蓼之苦。其甘如飴。何也。救死之念切也。日費千金。無下箸處。強勉食之。味如嚼蠟。此其故又何也。每念古人飲食之禮。太盡羹食。則諸侯至於庶人無等。有饈。有醢。有飴。有醢。有飴。有醢。更春夏秋冬之宜。芼蓼撰膽之制。噫。奉生之奢如此。豈作法於涼之意也與。因念讀書。當如古人飲食之制。六經。則黍稷稻粱也。史則臠臠醢醢也。漢魏以後詩。則三酒五醢。清醢醢醢也。管韓諸書。則豕彘魚膾。殿脩脯羹也。韓蘇諸子。則糗餌粉醢也。山海水經。汲冢越絕。則芝楸菱俱棗栗榛梅也。老莊諸子。則薑桂椒蓼也。靜則讀易讀詩。煩則檀弓短章。愁而鬱。則歌詩咏騷。事隙則史鑑。如春多酸。夏多苦。春宜羔豚膏薤。夏宜脰鮪。秋犢麋。冬鮮羽也。漱其精。棄其餘。如魚去乙。兔去尻。羊冷毛而毳。烏臙色而沙鳴。則不食也。經則咀其實。餘則挹芬。如黍稷稻粱。侑以瓜食雉羹。麥食脯羹也。靈文貝葉。則參朮蒼芥乎。初食阿含深密。次般若楞嚴。次楞伽。卒以法華華嚴飽焉。殆若薜丹砂。陰陽日月之精氣耶。噫。嗟何及矣。予餓夫也。必待珍錯而後飽。則死久矣。簞食瓢飲。可以不死。不知何者。是予究竟資糧也。噫。

科牘

貢額

洪武三年。庚戌五月。始詔行科舉。直隸貢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各貢四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若人才多寡不拘額。時直隸就試者百三十一人。拔七十二人。見考官宋濂鄉闈紀錄。序鄉試錄曰小錄。河南通志。是年鄉榜。孫卓劉中趙斗南黃敬張堂王誼。辛亥鄉榜。張唯王

輝李端張獅。

庚戌辛亥壬子癸丑。連歲開科。有未及會試。遂錄用者。金華府志

洪武四年。吳伯宗榜。六年。金鑄榜。十八年。丁顯榜。紹興府志。按六年不開榜。存疑可也。

洪武五年。鄉舉。六年。是科狀元莫考。一云未嘗殿試。徑照會試名次選授。方徵王寅方毅俱進士。興化府志

洪武十七年。甲子。三月詔貢士不拘額。從實充貢。

十八年。乙丑科會元黃子澄。狀元丁顯。

衡州府志。鄧偉奇才安仁人。乙丑會試第一。上親製廷試策問。以丁顯第一。偉奇次之。俱授翰林修撰。偉奇天姿秀異。博洽穎敏。善屬文。尤長於詩。第二甲。為編修。吳文為檢討。三甲楊靖為庶吉士。蹇瑤為中書舍人。或以練安黃子澄為是科。恐未深攷云。

洪熙元年。乙巳。定南京八十人。北京江西五十人。浙江福建四十五人。湖廣廣東四十人。河南四川三十五人。陝西山東三十人。廣西二十人。雲南交趾十人。貴州附湖廣。永樂九年辛卯雲南開科時貴州未附。

宣德四年。己酉。雲南貴州始合試。增雲南五人。共十一人。貴州普安劉瑄。

宣德七年。壬子。雲貴共十五人。雲南十人。貴州五人。

正統二年。丁巳。令貢士不拘額。

正統五年。庚申。定順天仍八十人。應天百人。浙江福建六十人。江西六十五人。湖南廣東五十人。湖

廣五十五人。山東四十人。廣西三十人。雲南增三人。貴州增二人。共二十人。

正統六年辛酉。增順天二十人。

正統二十年。丁卯。增雲南二人。貴州三人。共二十五人。

景泰元年。庚午。詔貢士不拘額。四年亦然。

景泰七年。丙子。南京各增三十五人。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人。廣東四川陝西山西

廣西。各增二十五人。定雲貴三十人。雲南二十人。貴州十人。成化四年。戊子。增雲南四人。貴州六人。共四十人。

成化十年。甲午。增雲南五人。共四十五人。

弘治七年。增雲南一人。貴州三人。明年乙卯。解額共五十人。

正德五年。庚午。增雲南二人。貴州二人。共五十五人。

嘉靖十四年分。定雲南舉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烏撒衛浦仲良第一。

嘉靖十九年。庚子。增湖廣五人。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增貴州五人。

隆慶五年。辛未。增兩京各十五人。

萬歷元年。癸酉。增雲南五人。

萬歷二十二年。甲午。暫增順天二十人。時選貢生。增貴州共三十五人。

萬歷四十年。壬子。增順天十人。應天八人。

萬歷四十三年。乙卯。增兩京五人。浙江七人。江西湖廣福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各五人。

天啓元年。辛酉。暫增順天二十人。應天十人。餘省各二人。是科山西宗生一人。江西河南陝西宗生一人。山東四氏學二人。遼生一人。不在正額。

崇禎下原缺四行

明經

洪武九年。貢諸生二十五歲以上。

洪武十年。貢二十歲以上。

洪武十四年。貢諸生容貌端方者。

洪武十七年。貢歲貢年深成效者。禮部試中式。入太學需用。

洪武二十一年。限府歲貢。縣三年一考貢。

洪武二十五年。府歲貢二人。縣歲貢一人。

永樂十二年。貢楷書諸生。

宣德八年。貢諸生四十五歲以上。

正統十二年。貢諸生四十歲以上。

天順七年。貢四十五歲諸生者。

嘉靖十年。令天下歲貢五人。選其一。歲貢。通學考選。至十五年止。

嘉靖十一年。令郡縣各開貢。二年仍考選。下原缺三行。

天啓元年。鄉試。乙榜廩生准貢。

崇禎元年。登極恩貢。

乙亥。通考各學廩生。拔貢一人。

己卯鄉試。乙榜俱充貢。不論增附。

甲申。各學恩貢一人。

弘光元年。命鄉試恩貢副榜。各輸餉百五十金。准貢。

癸未禮闈三改

永樂癸未。以靖難渡江。會試改八月。天順癸未。貢院災。改八月。明年廷試。崇禎癸未。以邊患。改八月會試。九月廷試。

庶吉士四選

永樂二年。三月。己酉。選庶吉士。楊相。宋子環。王訓。王直。秦政學。徐安。吾紳。彭汝器。周忱。劉子欽。周文。李甯。張徹。章朴。歐陽俊。盧翰。梁任。熊直。王道。曹景暉。陸孟良。蕭省身。劉孟鐸。柴廣敬。張宗璉。田忠。曾興賢。洪鍾。洪順。余學夔。陳滿。蕭清。劉紹。林鳳。張憲。殷昇。嚴光祖。塗順。段民。李貞。江鉞。章做。倪維哲。許瑤。陳敬宗。王仲壽。李迪。袁添祿。李時勉。楊粲。並習文湯流。王英。孫奉。余鼎。李永年。袁邇。周遠。鍾旭。彭禮。戴弘演。並習書戶部辦事進士。當塗李衡。以年少自請。命改庶吉士。同江寧習書。

四月甲申。進士沈升。孫子良。李昌祺。羅汝敬。徐敬。蕭寬。褚讓。獨孤樂善。陳士啓。陳綱。董鏞。劉子敬。陳伯恭。陳資善。趙曾。趙濟。劉剛。尤儀。劉澄。黃揚。俱改庶吉士修書。

五月辛丑朔。諸司辦事。進士能書者。曾慎。魏騏。吳惇。漆霄。趙理。趙琰。韓庸。史彬。徐觀。樊靜。曹彥昌。陳旭。田增。羅處富。邢旭。曾怒。王宅。葉貞。陳興。俞禮。趙濬恭。潘中。徐聆。胡秉彝。周志義。俞益。曹陸。楊儀鳳。譚原性。爲庶吉士。

六月。命修書庶吉士獨孤樂善。陳士啓。蕭寬。李昌祺。羅汝敬。沈升。孫子良。褚讓。吳惇。魏騏。陳旭。韓庸。葉貞。趙理。徐聆。留院辦事。餘三十四人取選。尙遠歸原籍。舊京詞林記

爭狀元遣戍

永樂四年。丙戌。莆田林環。進士第一。同邑庶吉士陳實。自負其才。疏取狀元不公。上詔召詰之。對曰。臣百問百答。遂命學士解縉撰百問策一道。縉擬以聖門七十二賢。賢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將何功。爲問。及記里鼓論。上臨軒命林環陳實對試。實對曰。聖人之育才。與王者之報功。事雖殊而道則一也。請試陳之。昔孔子當春秋之否。轍環不通。乃欲以轉否之責。博望諸徒。故杏壇設科。時有七十二賢焉。漢明帝承光武之統。國家閒暇。乃欲以救功之典。激厲羣雄。故雲臺紀績。時則有一十八將焉。收桃李於門牆。列名姓於廊廟。天下後世。稱君道師道之極者有以夫。今以七十二賢之德言之。

顏閔冉耕雍子子貢。與夫冉有季路言偃商師。其德之載諸孔論者無待陳矣。自此之外。去捷徑而私謁是戒。持狷介而百結是甘。有滅明原憲矣。然遇事而不更其守。貧賤而不移其心。不有商瞿顏襄曹卬顏高者乎。親賢以造君子。願學而爲小相。有子賤子華矣。然脫庸俗以游高明。習禮樂以養性情。不有梁鱣漆雕哆商澤冉孺伯虔者乎。南宮适之所尙在德。漆雕開之見道分明。國不可及。其他公孫龍后虔。或學君子。或務自修。壤駟赤樂欬孔忠。或道中庸。或明家學。其有得於聖教何如哉。公治長之非罪。冉子季之四長。固爲可稱。其他漆雕徒父。鄆單榮旂。或以操著。或以才名。公哲哀良孺原亢籍步叔乘。或敬治已。或惠及人。其爲聖門之傑出何如哉。究孝弟以禮悉聖心。遭患難而寵辱一致。石作蜀有若巫馬期句井疆縣成其人也。志不降而行不淪俗。略細節而守不詭隨。申振罕父黑牢左之郢其人也。更寒暑而學不厭。隨窮達而守如常。孰若公夏首狄黑奏商顏之僕燕伋秦非焉。仁孝修而貌如愚。麤鄙變而志仁道。孰若高柴公堅定鄭國樊須焉。避叛兄而能潔。遵善誘而德馨。司馬耕與顏子柳耳。至於句公興與陳子禽耳。至於顏噲廉潔。任不齊叔仲會邾巽。其所以履中正而挺高尚。謂非斯人之匹與。噫。此聖教之所甄陶。而爲天下萬世之所崇祀者也。復以二十八將之功言之。滅羣雄。除苛政。與夫斬將搴旗。攻城略地者。固不乏人。而其功之尤爲特異者。果爲誰哉。首建大策。以光武爲必可爲。鄧禹壯矣。然鎮守河內。使民生不苦於兵戈。不有寇恂乎。八戰八克。以敵國爲不足謀。吳漢勇矣。然安集關中。致百姓相安於無事。不有馮異乎。折衝千里。彎弓三百。自古惟勇將能之。而賈復蓋延匹美矣。憂國奉公。善待士卒。自古惟仁將能之。而蔡遵王霸克追焉。耿弇決策定計。而以勝算高天下。固兵家之雄也。而耿純陳俊。料敵如神。每出而成克捷之勳。非中興良佐乎。任光羽翼太平。而以威望先士卒。固當世之英也。而邳彤萬修。運奇掌上。逐鹿而樹萬全之功。非佐命巨擘乎。王梁杜茂。應赤符而擊五校矣。乃撫劍抵掌。志驅伊吾之北者。臧公馬武也。岑彭姚期。平西蜀而斬王郎矣。乃善治鄣寨。身負矢石之難者。馬成堅鐔也。景丹傅俊李忠。或收戰勝之烈。或參幃幄之謀。爲功不同。而其策立於當時者。

要皆從王事於有終者也。朱祐劉隆劉植。或稱汗馬之勞。或展運籌之功。所建不同。而其效力於王國者。要皆爲社稷之翼衛者也。然論者謂七十二賢中。有秦冉顏何冉黨。夫三人者。將以爲是。則德業聞望。寂然無聞。何與。意者世殊時異。傳記有所差訛。故若存若亡如此耳。又謂二十八將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夫四人者。將以爲非。則並畫於臺。一體崇祀何與。意者功非草創。績在方來。故推恩至此耳。要之賢人君子。何代無之。而名世之出。每待王者。觀聖賢者。慎毋以七十二賢爲絕德。當如宋邵楊程朱諸公。庶無負聖教。而得與夫崇祀之列。觀雲臺者。慎毋以二十八將爲奇功。當如國朝徐常沐郭諸公。庶感動帝衷。而得與乎畫圖之選者哉。策上。林環亦條答詳悉。竟以廷爭違旨。永成邊衛。實赴衛。亡何卒。二子繼沒。時勾補到衛輒死。累及旁支。嘉靖間始開免。福州府志

又實諸生時。上官謁文廟。屬實贊禮。值大雨。擬拜階上。實高唱曰。拜下。禮也。上官勉下拜。已升明倫堂。命講大誥以難之。實曰。此朝章。當立聽。上官竟不得坐。

庶吉士再選

永樂四年。三月癸丑。選進士爲庶吉士。江殷。胡啓先。孫迪。張叔豫。李岳潤。陳孟潔。張文選。鄭復言。曾春齡。曹闡。盧永。黃獻。及修書貢士朱紳。復選進士黃安。王資益。黃信功。黃所載。鄭回。趙圭。陳夢京。羅仲深。邵輝。吳文。徐廷圭。鄧成。周煒。陳實。謝霖。楊復。王淪。樂時逢。劉本黎。爲庶吉士。

南宮傳代蒙宥

永樂十年。二月。庚午。會試末場。貢士張彥晒余彝。互傳代策。御史送禮部。請鞠治。皇太子令翰林官閱其文平常。宥之。復監竣後科。

習譯監生

永樂。□□譯字監生許應舉。會試卷末。仍譯書數十字。場畢。送翰林院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天順□□以奔競革。

庶吉士三選及貢士外官

宣德八年。三月。戊辰選進士。尹昌。黃瓚。趙。陳睿。傅綱。黃回祖。又乙榜貢士。龍文。章瑾。李滄。梁黎。黃平。陳詔。田鈞。李蒲。王鑑。朱奎。袁和。林同。柴同恩。張承翰。陳康。龔理。相左。黃輿。李奈。王佐。鄭觀。胡如暘。趙象。蔣榮祖。命改進士爲庶吉士。乙亥賜詩。

十一月甲辰。尙書蹇義。楊士奇。楊榮。郭璉。胡濙。選前科進士能文者。徐程。賴世隆。吳節。李紹。萬洪。虞瑛。潘洪。王玉。陳金。劉實。鄭建。方熙。何宣。爲庶吉士。學士王直教習。己酉。諭行在吏部尙書郭璉。選外官文學者。明日奉引六十八人。命楊士奇楊榮試之。□□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楨。廖莊。宋璉。教諭黃純。徐繼超。訓導婁升。改進士爲庶吉士。

庚辰齒錄

天順四年齒錄。閣臣許彬子起刻。兄越奎文閣典籍。進士仁和汪諧齒錄。書父仲淵蓋極刑。諱其名也。

焚闈

天順癸未。禮闈火。貢士焚死百口十口人。並賜進士。諭祭。吉水羅狀元倫。常熟徐侍郎恪。俱若有人提出之者。餘杭葉御史。夢神告以衷緋而入。及濱危。吏卒謂排者。官紳也。果救免。

翰林院秀才

成化丙戌科榜眼。休寧程敏政。
丁未科進士。眉州歐鈺。

庶吉士一年散館

成化辛丑科。庶吉士。明年壬寅八月辛丑。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音授編修。吳希賢授檢討。劉淳改中書舍人。張敷華等九人俱主事。

寬貢士三科

弘治二年。乙酉。九月乙卯。貢士林潤。以會試三黜。故事禁入試。請寬明年特許一科。三年庚戌。十二月。甲戌。弛貢士三科不試之禁。

鼎甲館課

弘治壬戌科。選庶吉士。併修撰。康海。編修孫清。李廷相。俱課書。命學士梁儲王華教習。先是天順四年。三月。丙戌。選庶吉士劉健等十五人。並修撰王一夔。編修李永通。鄭環。命學士劉定之侍讀學士錢溥教習。先後鼎甲不課。萬歷壬辰後。選館概課。鼎甲不出序。

減場

正德甲子科。四川解元周洪謨。
丁卯科。福建解元陳俊。初場俱五義。

爭解元席

正德庚午科。山西解額陳皋謨第一。沁水常倫次之。方鹿鳴宴。倫歷階而升。請與皋謨角。主司慰諭。占席乃退。明年辛未。倫成進士。授大理寺評事。以酣狂謫壽州判官。仍故態。扶於臺使。棄官後。服除。起甯羗州守。不赴。已謁選。騎出歸德。舞雙刀。陷淖中。伏刃死。年三十三。亡子。倫醉卽矢口成詞。邑妓孔留性敏記。立被之絃索。隻字不遺。今澤潞間。所傳樓居子樂府。得之孔留。

齒錄聘二氏

正德戊辰秋。探花莆田戴大賓。寅仲。原聘高氏。太監劉瑾。強以兄女字之。齒錄刊聘高氏劉氏。大賓奔母喪。道卒。劉氏嫁關中士人。坐瑾黨削籍。

試規

宋制。大比之歲。每州皆有貢院。本州士子皆得入試。明朝先以監司選擇之。乃以入試。景泰以後。專委之提學憲臣。

嘉靖初。會場。禮部條約。許舉子帶洪武正韻一部。表末時不用瞻天仰聖。見董穀碧里雜存。科場舊規。正考閱易書二經。副考閱詩春秋禮三經。各不相涉。見詞林典故。

鄉錄論表各二

嘉靖七年。戊子科。江西主試。□□□□羅□□刑部主事。屠應竣鄉試錄。刊論表各二篇。名雖舉子。仍分注羅撰屠撰。

會試錄序不受門生

嘉靖己丑科。會試錄後序。羅韜撰。略曰。我百執事。知所以事君乎。賢才。社稷之隸也。聖主求才。爲

社稷也。吾臣子貪以爲功。得罪社稷孰大焉。是故多士進矣。聖天子不用爲私用。我百執事。其敢曰士繇我進。爲吾門生。市私恩乎。又曰爾多士進矣。服事庶僚。鞠躬誓心。下衛民生。上衛社稷。圖報聖天子爲帝臣公臣。毋德舉主。偃曲阿比。以獲戾。社稷是爾社稷之臣也。其慎諸。於戲。其慎諸。正德甲戌科。霍韜會元。於座主不稱門生。

三甲進士刊策

嘉靖乙未科進士。安陽郭樸第三甲出身。上善其策。命鐫於一甲後。

附學生

甯國府志。嘉靖十五年。知府李默著。載附學生郡百人。宣城八十人。南陵涇太平各七十人。甯國三十人。旌德四十人。又泗州志。嘉靖初。侯定訓著。盱眙附學生僅三十人。乃募子弟可百人。教之。明年夏補諸生三十五人。餘督教如舊。以兩地觀之。往時附學生。猶寥寥也。

鼎甲並相

嘉靖壬戌科。一甲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萬歷丁未科。一甲黃士俊。張瑞圖。施鳳來。

丙辰科。一甲錢士升。林鈺。賀逢聖。以上俱入相。壬戌固極盛。而丁未諸公。頗有遺議。士升。丁酉歲選太學。文不售。考選例。當縣丞而止。乙卯舉北雍。聯捷躋於政府。

羅萬化

廷試策。進呈必書法潔整。隆慶戊辰科。閣臣進呈。上疑首卷有私。於二甲卷。手得羅萬化真第一。其卷書法多塗抹。

劉珠董又莘

公安劉珠惟明。嘉靖丁酉貢士。困公車。三十六年。每下第。輒投執友江陵張太岳詩。始知相府深如海。不使山人醉似泥。又相府勛名青鬢少。故人心事白頭多。隆慶辛未科。年六十六。成進士。珠上太岳書。欲知座主山爲壽。先看門生雪滿頭。

萬歷乙丑科。睢州董又莘。時年七十。歷南京大理寺卿。年殆九十。視履無恙。

館試斥落

正德十三年。丁丑。進士睢州劉淮。考館。試卷風吹過五鳳樓南御河邊。尋得。楊閣老將卷面批不謹二大字。遂不取。

冒籍

令甲嚴科場冒籍。按宋科場。嘗二年一開。或四年。三年。一開。天下舉人。多就開封府寄應。徐節孝先生曰。二年一開。不若使各路轉運司類試。總一路解額。解額既廣。則人皆便之。是可以革寄應之弊也。

辨李廷機失中三元

李九我。隆慶解元。主考瑤泉申少師。卽留爲館賓。轉館於歸安董宗伯家。癸未李得會元。中正當國。宜以狀元予之。續商文毅之盛。乃拔朱養淳國祚第一。李君居二。有意乎。無意乎。二公皆清正。未可

甲乙也。朱國植通幢小品。按癸未廷試。申文定以子用懋。入試避讀卷。則文肅所著。殆未之考者。九我賜第後。見秀水頗快快。一日秀水疾。九我過候。坐榻。推窗。庭松蟠屈。笑曰。弟嘗夢歷此景。或云功名在是。今得之矣。名次兄後。非豫兆耶。自是懽洽無間。

省試專遣

萬歷乙酉。始遣京官主試各省。舊主副俱教職。由監試御史所聘。藩司提調。臬司監臨。彌封謄錄受卷官。皆有司。例得閱墨卷。有所識拔。簾內毋敢違也。自朝臣專遣。內簾始肅。又□□□巡按御史邵梅墩。□□監試江西。令內外簾。並用硃卷。

楚試不用詞林

萬歷甲午科。禮部推湖廣主試。翰林院□□□□□吏部左給事中葉繼美。上除翰林。竟點繼美。另用工部主事莊懋華。

程策相同

萬歷丁酉科。洗馬鄒德溥。擬南京主考。其寓邸乃霍文炳故居。窶金若干坎之。爲巡城御史况上進所劾。免官。因以所撰策一道。貽南京河南主考。俱故人也。竟以雷同。被給事中劉道亨糾之。南京主考左庶子朱國祚。右中允葉向高。河南主考尙寶司卿蔣春芳。戶部主事李長庚。

割卷倖售

萬歷丙午科。山陰監生鄭汝鑣。舉順天第四人。本僊游選貢馬顯忠卷。割牘倖售。事覺。監試御史李楠。順天府丞題請顯忠補額。禮部謂無例。且末策。非其策而止。

韓敬

歸安韓敬。嘗師事宣城湯太史賓尹。萬歷庚戌。湯分考。搜鄰房。拔敬會元。時方忌湯。遂見攻者衆。敬免官。終身不達。彼其才自足博一第。惜以主司累也。

劉暹

庚戌分考諭德趙師聖。得會稽劉暹卷。薦第一。主司嫌首義過奇。抑寘第六。趙固執不可。遂冠乙榜。謂來科必元。暹終不第。言及輒墮涕。

萬歷癸卯。江浦趙體敬。丙午長洲陳元素。俱擬鄉解不果。

鄉榜填改

萬歷壬子科。四川第六名。王應熊。誤填周繼昌。放榜後。□□推官楊一鵬檢舉。御史彭端吾以聞。有旨改正。繼昌走訴京不許。主試兵部員外郎張應徵。大理寺評事陳曰庭。各罰俸二月。先是戊子八月。南_川久考。當途知縣德清章嘉楨填榜。四十九名詩經荒字十號。□□誤填春秋荒字十號。曹祖正。榜出尋檢舉。應天府尹張檣等遂未進試錄。奏上祖正除名。嘉楨奪俸。五月詩經卷。解部覆閱。

巡撫監試

鄉場監試例。巡按御史。或偶闕如。吾浙則改巡鹽御史。萬歷乙卯。貴州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鶴鳴代監試。

會元

萬歷丙辰。會元吳江沈同和。係倩筆。首義又湯賓尹舊刻也。放榜日。一蒼頭喜甚。卽曰。吾家中一會元。又多一會魁。同邑親榜者。卽拉問。爾一家安得兩捷乎。卽詰責被掠。微吐其情。亡何事敗。並革。第六名趙鳴陽。長安以骰子戲曰。斷么絕六。

廷試策失塗註

萬歷己未科。會元。莊際昌。廷試策。偶誤筆。以塗註不便進呈例任之。果第一。其後論者。謂膠勞不辨之狀元。遂回籍讀書。蓋忌方相國從哲。借訐之也。崇禎辛未狀元。陳于泰策。陽陽誤易易。榜眼吳偉業策。唐之驍騎。灑誤驍。上俱手改。丁丑會元吳貞啓對策。亦誤筆。同年包爾庚戲之曰。兄又不辨字狀元矣。

會試特點同官

天啓壬戌科。閣臣推何宗彥顧秉謙主禮闈。上點宗彥。忽及朱國祚。非推也。顧以是不懌。疑秀水有他故。後秀水捐館。擬諡文懿。朱公子爭之。得諡文恪。

管紹甯

崇禎戊辰。狀元閣擬武進莊應。會上閱卷不懌。遞拔其次。抽餘卷。得管紹甯。策內誠字欠一ノ。上問閣臣云何。對曰聖意果可。點畫何礙。上遂加一ノ。真第三。紹甯因號誠齋。

首輔鄉人狀元

辛未狀元。官興陳于泰。爲首輔周延儒表弟。故事會元策另封。有二錦衣官問知太倉吳偉業。也另封矣。閣擬于泰偉及夏曰瑚第一甲。上如之。御前拆封。首輔高聲曰。第一甲第一名。陳于泰。常州府宜

興縣人。不覺汗流浹背。幸上不問。偉業謁周。周曰。以吾當國。而拔宜興人狀元。天下其謂我何。又語于泰曰。事有不辨而自明。有辨之而後明。今吾弟首臚。雖辨之誰爲明我者。先是周買陳氏宗人宅。毀其家廟。陳氏攻之。實非有私也。于泰僞誕。亦不執師弟禮。

二甲御書

甲戌二甲第一名。李昌。系上硃筆。蓋鼎甲御書。餘閣臣定之。時首擬武進陳組綬。宜興吳國華次之。上不憚。嘉善錢相國搜卷。得杞縣劉理順。條封詳瞻。但多訛字。上手訂焉。拔第一。

廢卷騰聲

崇禎丙子。南場分考尹明興聞廢卷籠中有聲。卽檢閱。仍不錄。其聲加沸。再檢再廢。籠聲如初。忽卷躍籠外。尹異而拔之。則無錫高世泰也。見世泰問其何德。世泰無對。同年包爾庚。問之。曰向不二色。

程策之誤

崇禎丁丑會試。程策有云世宗之時。外有火篩俺答之。內有鄧茂七劉六劉七之寇。夫火篩在成化時。鄧茂七在正統末。劉在正德中。誤甚。

丁丑鼎甲

崇禎丁丑。廷試。閣擬海甯陳之遴。無錫高世泰。廣昌劉大年。前列。常熟趙士春。吉水劉同升。則二甲。及讀之遴卷。上不出一語。讀大年卷。色忤。讀同升卷云。陛下何負於諸臣哉。諸臣負陛下耳。上善之。拔第一。次之遴。士春。二甲首世泰。

馮士驊

吳縣馮士驥。善春秋。屢困場屋。貢禮部。宜選司理。崇禎乙亥。或勸之應北闈。果豫荐。丁丑有孝廉來候。知其馮姓。曰。足下今年必第矣。叩之曰。吾三年前寓此舍。夢有人推我去云。此馮進士寓所也。足下適合之矣。果成進士。

萬年歷

崇禎庚辰科。上嘗閱萬年歷。相傳姜太公著。唐李淳風注。每朝各四句。本朝末句□□□□魏蘇困。注魏氏蘇其困也廷試後。召對諸貢士。通州魏藻德敷奏稱旨。拔第一。尋超拜相。藻德初名嘗有鬼自後呼之曰藻德因改名。

南闈謠

崇禎壬午應天榜。宦室七十餘人。謠曰。不要古文。不要時文。只要松文。不用孔子。不用孟子。但用公子。是年相傳此榜後。不復試士。果然。

馮元颺

癸未進士。慈谿馮元颺。被召對。上曰。天津巡撫於爾何人。曰胞兄也。又問五經中者爾何人。曰臣胞弟。

主考宴

兩京主考。惟順天主考。賜宴本府。會試主考。賜宴禮部。

進士歸娶

洪武十八年。乙丑科。探花仁和花綸。

永樂己丑科。榜眼定遠苗衷。年十九。

永樂乙未科。探花閩縣陳景著。年十八。

正統乙丑科。吳縣劉昌。長甯周洪謨。

正統戊辰科。榜眼長洲陳鑑。年三十四。平越黃紱。懷安謝瑀。博野劉吉。襄陵邢讓。俱年長。

景泰辛未科。繁昌吳探。年二十七。

成化丁未科。狀元鉛山費宏。年二十。

弘治壬戌科。海甯許元奎。年三十。信陽何景明。年十九。

弘治乙丑科。榜眼會稽董玘。年十九。

正德戊辰科。探花莆田戴大賓。年二十。丹徒唐鵬。信陽戴冠。弘農王言。

正德丁丑科。探花南海倫以訓。年二十。

嘉靖癸未科。探花華亭徐階。年二十一。涇陽秦世顯。錢塘孫繼魯。

嘉靖丙戌科。會元趙時春。年二十。

嘉靖己丑科。荆門羅博。晉江蔡克廉。梁懷仁。歙縣程尙甯。鄞縣陳東。

嘉靖乙未科。晉江周天佐。渭南薛騰蛟。浦城周鳳岐。

嘉靖戊戌科。南海馬拯。盧夢陽。興化陳應魁。莆田林茂植。豐城杜拯。濟南張潛。餘干。

李春芳

嘉靖癸未科。曲周楊一鶚。峨眉苟延庚。龍游陸瓚。

隆慶辛未科。慈谿孫成名。錢若廣。高平劉虞夔。

萬曆丁丑科。平湖陳泰來。

萬曆庚辰科。南靖吳宗熹。番禺謝興思。

萬曆癸未科。永春李開藻。

萬曆己丑科。定襄傅新德。晉江林欲棟。同安蔡復一。漳浦吳棗。

萬曆乙未科。羅山劉尙朴。江陵朱光祚。臨晉荆養喬。

萬曆戊戌科。成安王家瑞。晉江林喬相。進士歸娶。容攷某科。

萬曆辛丑科。象山史起龍。

萬曆甲辰科。南海李待問。

萬曆庚戌科。昆明傅宗龍。東陽趙明欽。

萬曆癸丑科。狀元宜興周延儒。

萬曆丙辰科。德清蔡奕琛。

萬曆己未科。武昌彭祖壽。

崇禎戊辰科。宛平金鉉。

崇禎辛未科。榜眼太倉吳偉業。

解元未娶

吉水解縉。年十七。淳安商輅。年二十。

吳縣劉昌。年十九。長甯周洪謨。年二十六。

全州蔣冕。年十五。慶陽李夢陽。年十八。

南海馬拯。年十七。銅陵余毅中。年十七。

定襄傅新德。年十七。浙川全燧。年十九。

宗室進士

宗室鄉舉始天啓辛酉科。

宗室進士。始天啓壬戌科。朱慎盜

崇禎戊辰科新建朱統錡。列輔國中尉選翰林庶吉士。改中書舍人。給假三年。奏復館員。

歷國子祭酒

甲戌科新建朱統銓。初名寶符侯輔國中尉

華陽朱奉鈔。初名鈔皆庶宗。未請名。至是改登玉牒奉鈔侯奉國中尉

丁丑科新建朱統鑽。輔國中尉

澤州朱充驟。輔國中尉

庚辰科祥符朱朝奉。

癸未科南昌朱議汴。原封輔國中尉

南昌朱統鑑。

稷山朱鼎婆。

陽城朱廷堦。

兄弟同進士榜異姓

萬歷丁未科。進士江甯徐鳳彩。余大成。同胞兄弟。大成出繼外祖余氏。

進士同姓名

永樂乙未科兩葉恕。

宣德庚戌科兩王復。

正統丙辰科兩李春葉景壽。

正統戊辰科兩張瑄。

正統辛未科兩楊瑄劉璋。

天順丁丑科兩王道。

成化丙戌科兩徐森。

成化己丑科兩鄭宏。

成化壬辰科兩洪漢。

成化甲辰科兩王溥。

弘治癸丑科兩曹瓊。

弘治丙辰科兩王言。

弘治壬戌科兩魯鐸。

正德辛未科兩王璽。

正德辛巳科兩王朝用。

正德丁丑科兩張淮。

嘉靖丙戌科兩張守約。

嘉靖壬辰科兩高節。

嘉靖戊戌科兩章煥。

嘉靖辛丑科兩陳善。

嘉靖乙丑科兩陳王道。王三錫。李學詩。

萬歷丁丑科兩楊起元。

萬歷甲辰科兩張銓。一大名人。永樂口口司參政。一沁水人。以御史殉遼。俱乙亥正口月二十八日生。

科第子女皆同。一奇也。參政前守兗州。有登岱詩。後姜士望使君口重沁水。勒詩於石。不知其誤。上置
缺一行

崇禎丁丑科兩陸自巖。

崇禎癸未科兩王曰俞。

武生進士

工部尚書劉麟。廣西按察副使楊成。俱武生。第進士。

進士異任附鄉舉

松陽王景科進士。□□程宗。官翰林編修。□□成縉官□□□□□□□□俱闕爲 內侍。

成化壬辰科進士。□□黃謙。官工部主事。削籍。善醫。後爲太醫院判。

成化辛丑科。進士江甯梅純。以定遠知縣免歸。改襲孝陵衛指揮使。歷中都副留守。

隆慶辛未科。進士宋儒。以貴州土官子。冒籍定州。選庶吉士。改禮部主事。坐免。襲麻。

哈州土同知

天啓乙丑進士。安岳張任學。以監察御史。巡按河南。求改武階討賊。遂改口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河
南總兵官。

建文元年。河南解元。祥符張信。以兵部右侍郎。改錦衣衛指揮同知。終四川都指揮使。

景泰元年。山西貢士澤州侯爵。以父遜征苗功。襲錦衣衛正千戶。

成化□□□□貢士王宣。襲武功左衛指揮僉事。

弘治己酉。福建貢士楊瑛。以虹縣訓導。襲汀州衛指揮同知。

□□□□四川貢士青神余寅。以父子俊軍功。襲錦衣衛正千戶。隆慶元年。丁卯福建貢士。蔡夢說。襲龍岩所千戶。

又閩縣林觀。事 文皇於潛邸。累功至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嘉其篤實。命署禮部郎中。奉使朝鮮。宗即位。勅鎮陝西。宣德初召還。仍掌衛事。以金吾署文部尤奇。

重舉鄉榜

洪武癸酉科。吉水曾秩舉江西鎖榜。同輩謂之。改名高。乙酉又儒士登科。矢志不仕。

永樂六年。侯官鄭瑛以儒士薦應天。癸未進士。坐違例。謫武當山。督役。至十五年丁酉。復薦湖廣

景泰四年。順天解元廬陵羅崇嶽。冒香河籍。被革。丙子復舉江西丁丑進士。歷兵部郎中。

仁和汪諧。竄籍順天景泰癸酉科。被革。還浙舉□□□□□□□□成進士。歷禮部侍郎。

會稽陶大順。竄籍順天。舉嘉靖癸卯。被革。重舉浙江戊午科。成進士。歷副都御史。

萬歷乙酉科。北榜餘姚胡正道。冒籍革。辛卯改王國昌。舉南榜。官鄞縣教諭。又洪武三年。詔開科。內

云仕宦已入流品。及曾於前元登科。並曾仕宦者。不許應試。而是年福建鄉榜。閩縣陳信之。林文壽。

並元進士。再中式。信之懷安學。文壽長樂學。建文元年。福建鄉魁第二人。莆田林泰元。閩縣知縣。夫

建文初。扞詔容有之。開國始事。不應沮格。殆不可曉。

優免廩生

舊制。廩生斥退者。仍追廩米。甚苦之。成化九年。北京提學御史閻禹錫。引考察斥官爲比追。從之。

莆田科甲之盛

莆田自洪武庚戌。至嘉靖戊子。凡五十二科。鄉舉千一百一十一人。甲榜三百二十四人。狀元二人。探花四人。會元一人。解元二十五人。宋時進士。九百七十餘人。諸科特奏名。凡六百四十餘人。大魁五人。宰輔六人。

原始

鄉報急足始嘉靖。□□其皆舉子。自備青袍。後官給不知所自。□選歷科程墨。始萬歷庚辰。錢塘錢穀。穀號豐寰。膺貢。官曲靖知府。□會試房刻。始萬歷壬辰。

臚傳

鼎甲臚傳訖。出長安左門。京兆候迎。謝恩畢。宴堂上南向。京兆北向。席特盛。用太常樂。仍謝恩出。京兆送歸私第。茶別。狀元同鄉。宦京朝者例邀京兆讌之。榜眼探花不預。故事御批一甲三人卷用玉管筆折卷。在中極殿左

庶吉士到院。閣臣送入錦衣衛寘宴。亦太常樂。

程錄稱臣

鄉會試錄序皆稱臣。外省則否。以兩京輦下。外省則考官所自序也。萬歷初。上摘此以問閣臣。欲驟之。江陵具言其故乃止。後各省錄序俱稱臣。

六預鄉房

武昌教授。陳觀子瀾。永樂丁酉。應天分考。癸卯及宣德丙午。預考江西福建。調荊州。又預考江西福建。正統辛酉。又分考應天。凡六預鄉試。

三氏學

國初立孔顏孟三氏學。設教授司教授一。學錄一。學錄卽孔氏裔爲之。正統甲子。始命宗生聽學使考入棘。成化元年。許三年貢太學。

學宮祀顏子

兗州滋陽縣儒學。祀宗聖顏子之神。與天下各學不同。陋巷志

廣文變例

天啓丁卯。杭州府教授饒曰梧。求計偕。教授從九品。例不會試。曰梧謂初受秩吏部。給據現在也。上官不能奪。會被劾去。

崇禎癸未。八月。許應天府教授晉江何九雲會試。俄登第。

補榜

崇禎庚午。浙榜。仁和尙觀法。法字填補。向未有也。初。潘生館尙氏。冒姓尙觀升。補諸生。是年同雋。主考黃道周。嫌其昆季。以觀升改觀法。觀升走訴京師。觀法除名。先是隆慶庚午。山陰諸葛一鳴。讀書山中。見人展一牘。云天榜也。問以己名。曰爾在下科。一鳴求增入。許焚楮幣虔謝。果秋捷。謂前事誕不足信。又計偕。見前人曰。若累我蒙譴矣。一鳴不聽。禮闈懷挾被革。事相去一甲子。適相類。觀升少年誕肆。屢困有司。遂悒悒不自得以死。

進士

進士不可太少。不可過多。太少。則雄州劇邑不能充。而無所彈壓。過多。則不相貴盛。而塞舉貢之路。嘗見鄒孚如著議。以爲甲乙不甚相遠。請每鄉試計偕。卽奉廷對。間擇其甚淺鮮無當者置之。使仍就鄉試。而其存者。卽盡以甲次授之官。庶幾用其盛銳之力。不使疲精神於帖括無用之技。且使上不以資格待士而彰輝明。士不以資格自負自泥而驕怠不作。又可以省公車數萬之費。其論博矣。然士子學有深淺。才有高下。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甲科之設。所以廣厲鼓舞。使天下之士精進。勉力而不能自己。前人立此。良有深意。周禮。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曰造士。大學正。論選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王者豈故爲是繁縟哉。重爵祿。辨官才。如不得已。用人之道也。士取其秀。豈專盛銳哉。今之諸生。卽秀士也。應舉者。卽選士也。舉於鄉者。卽俊士也。進士。卽升諸司馬者也。進士之名。來自成周。定自 祖宗。惡能廢諸。蓋請以後會試。每房取正榜十人。再取乙榜二十人。正榜合之一百八十人。乙榜合之三百六十人。正榜。則上親試而分三甲。仍照選資。乙榜則請以六十人任州。以二百人任縣。以百人爲博士長。其京官則盡以陞任。不以初除。凡揀選就教等項。一切除去。舉人五科不第。皆不得再就試。乙榜有不願就者。錮之終身。此法比之孕如所議。庶幾不甚扞格。馮時可

先正流聞

宋濂攻苦

宋潛溪先生集。有送東陽馬生序云。自幼嗜學。家貧無書。每假借藏書家。手自筆錄。天大寒。研冰堅。手指不能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不敢逾約。旣冠。趨百里外。從鄉先達執經問道。先達德隆望尊。門弟子填屋室。立侍左右。俛身傾耳。或遇其叱詫。色愈恭。不敢出一言。俟其欣悅則又請。當其從師負篋。曳履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雪深數尺。足膚皸裂不知也。至舍四支僵勑。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

覆。久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佩容臭。燁若神人。而已縵袍敝衣處其間。無忤色云云。噫。先生攻苦如此。讀一過。寸陰勤渠。凜凜在目。

周壽誼人瑞

高皇帝召耆老謁見。崑山周壽誼居首。年百十六歲。賜宴及鈔幣。按壽誼生於宋而鄉飲於洪武五年。其六世孫震。正德中。令鄱陽。出人瑞卷。士大夫題咏盈尺。上海陸子淵先生深。以編修使饒。跋其卷曰。三代而下。惟宋失天下爲無罪。惟元興。最爲事變。嗟乎。能夷人數百年宗社於強弓健馬之間。而不能禁一老坐觀其子孫之復視天日。何其快也。若壽誼公之壽。足以繫興亡之故。豈淺鮮哉。且手挈華夏之禮。以還華夏之主。於克華夏之日。何其奇也。公六世孫震。字世亨。以名進士。筮仕鄱陽令嚮。往未艾。是能輔毘華夏之道。以昌公之世者。則又不獨爲壽而已矣。世亨其懋之哉。

唐伯逸

南昌監生唐伯逸。洪武七年。任僊居典史。嘗謂取民財。如取鷺鷥股上肉。誠心愛民。一塵不滓。仙居縣志

鄒傑復姓

洪武九年六月。科給事中鄒傑。於東閣奏臣祖。孫福謙。陝人也。出守嘉興。元亂航海。舉家溺於登州。臣附餘板得活。傭于登人鄒義。時年十四。養爲子。冒其姓。今貢成均通用。乞復姓孫氏。許之。諭毋忘鄒氏。

賈魯斥佛

廣西宜山賈魯。洪武辛卯貢士。授崖州學正。改瀘州。性不喜浮圖。訓子綱約輩。皆儒業。諱以沒後。當
 依家禮。毋作佛事。否則必禍汝。後魯卒。子迫於姻黨。召僧設齋。事訖焚楮。忽飛煙焚其室。平樂府志

遂宏言事

錢塘遂宏。弱冠時。以郡諸生言時政得失。上說之。試秋柳賦稱旨。賜歸。後逆貢。終松江訓導。錢塘
縣志

周魯章囊笠

新喻周魯章文瞻。洪武末。舉明經。召爲選部主事。不就。上賜囊笠令歸。教民稼穡。因號明農隱逸。
臨江府志

蔡新童婢

崇德蔡新。父爲人斃死。新誓報奮擊之。下獄十三年。家童阿小。年十五。禿髮。稍識書。籲天求白主冤。
 積麵作餌。攜之乞食至京。擊登聞鼓。歷十三疏始得白。初阿小北去。家僕婢二人謀逸。婢攘臂曰。主
 母覺斃。恃吾二人。若可去。吾當終事之。日刈草二百斤。半供紡。半曝之待風雨。卽孝女不啻也。永樂
 癸卯。新舉於鄉。官臨淄令。厚贖其婢。年至九十二。崇德縣志

徐樞

松江徐樞叔拱。太醫院判。宣德元年省墓。上閱其老。詔出宮人陳氏。偕內官陳福袁亨給事。明年致
 仕。後沒。三人皆從葬。

于謙

于少保有寄內弟書云。薄俸五錢。

地師某云。少保祖墓當奇貴不可言。少保卽馳書其子。令遷葬。另一緘。俟遷葬訖啓視。子冕得書。移葬如命。始啓緘。則述地師事也。不半載遭禍。今書稿藏於家。張九咭記

李秉蒙迎駕詩

土木之難。李襄敏從征脫歸。進戶部郎中。夜夢作詩送楊鴻臚善迎駕。天恩寵渥作鹽梅。迎復上臯出紫臺。羣口潛跡歸朔漠。六龍回駕入蓬萊。明日以語同官。次年八月而驗。曹縣志

尹恂尹直兄

尹相國文和直。作兄恂墓志銘云。以靖州衛吏。任順天湯山章蕩大使。廣東迴岐巡簡司巡簡。成化元年。正月十六日。禦口死。夫尹氏歷城人。吏賤役。必遠隸靖州。又最下秩。且戰沒不求卹。先輩雖穹貴。于戚屬無私厚。其戚屬亦無望其私如此。今纔入科第。戚屬借粟監例貢。輒思丞倅京幕。羞以吏進。故錄之。以存古道。

楊瑄

浙江按察使楊瑄。豐城人。成化中。築海鹽捍海塘堅壯。有碑不存。邑人仇俊卿曰。昔呂梁碑。磨泐。可認者止三十六字。人皆惜之。想見禹功。而楊公之勒。一字無存。感更爲深。自不能泯。當知繫人心者。不在碑之有無。萬歷乙亥僉事。晉江陳詔來修塘。入楊公祠不揖。背像而坐。亡何。詔口作公語曰。我堂官也。汝敢無禮。我將殺汝。尋疾作。禱之始愈。海鹽縣志

王恕

王端毅冢宰日。有御史李興。巡按關中。酷刑殺人。至三原。斥公名而詈之。後罪人多。罪當大辟。又御史韓雍值點郊齋。入部堂。中道呼公名。時議輕薄當斥。公奏與雖酷。無私可免。雍直而有才。可超遷。從之。崔銑誼記端毅配蓋夫人。繼張氏文氏。並贈一品夫人。按成化四年。南京御史楊智等。劾南京刑部右侍郎王恕。不顧名節。託本部郎中黃紱。娶故劉指揮妻文氏爲繼室云云。夫以端毅之賢。言動不苟。臺枰風聞。斷不足信。

王存忠

仙居王存忠。成化丁未進士。歷御史。口口知府。無錢市靴。詩云。分付兒曹休指望。好將芒履印蒼苔。其清苦如此。仙居縣志

楊守陳故宅

楊文彞故宅。在鄞縣南二十里。鏡川初未登仕。至公兄弟俱顯。接籍蓋七人。有野叟獻詩曰。昔年曾向此中過。門巷幽棲長薜蘿。令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登科。將軍曹氏墳連壟。賣酒王婆店隔河。今日重看新第宅。煙波緩棹聽絃歌。公嗟賞不已。謂叟曰。此詩誠吾家傳也。當珍藏以貽後人。欲厚幣酬之。叟固辭而去。

楊循吉論定

楊南峯先生。作子胥鞭屍論。夜聞山中鬼哭。曰。腕可斷。筆不可改。

包德懷嫁友人女

蘭溪通判鄭璫。溫卿。記鄉先達包侍郎德懷。在京。與同鄉胡主事文善。主事疾草。往訣。主事止一女。

以託。侍郎曰諾。既主事與妻相繼沒於京邸。侍郎抱歸其女。囑其妻育之如己女。後女長。擇婿祝氏。將嫁。侍郎居與主事相去二十里。其故宅猶在。乃先令人以竹簾分隔其廳事爲三間。己處左。妻與女處右。中設主事神位。至日備祭。告嫁事。命女拜。已。侍郎長號痛哭。然後行聘。遣嫁。奩具皆備。金華府志

周廷芳

蘭州周廷芳小泉。守墩卒也。一日讀大學有悟。遂究五經。篤信力行。恭順侯吳 請教其子。對以往投則可。往教則不可。志節高峻。言不空發。呂涇野集

周鑑

周鑑字孔明。麻城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御史。出按江西。有大學士陳循子。不法。鑑論之死。遷雲南副使。九年不遷。鑑所至。汰墨理枉。仍開寶泉壩。積水溉田。多至數萬頃。後考績入京。行江中。舟覆。幸無恙。陸山東按察使。致仕還鄉。鄉人布政李正芳。僉事董應軫。並有雅望。邑令立耆老堂。凡大事。輒咨此三人也。

陳恪冰清玉潔

歸安陳大理恪。以方伯家居。歲歉。饋粥不給。薦者謂冰清玉潔。孝宗題此四字御屏。

邵寶絕巫

無錫邵寶國賢。知許州。弘治癸丑。五月。鄭州某鎮地陷若干丈。水溢。民爭禳之。六月許州小趙鎮。有巫有龍骨出土中。誑言禍福。邵以惑衆毀其骨。督學江西。攜試牘歸家。久而紙敝。穴地瘞之。

吳翰詞

周翰詞。字子修。應山人。嘉靖庚戌進士。知棗陽縣。清約節愛。不附權勢。民愛之。拜御史。任事不避艱險。按雲南。風采卓然。當是時。嚴高勢張甚。御史報命。不勝賂。翰詞遂乞告。杜門結友。性耿介。直。一介不苟。燕居整肅。宗人亦不敢近。舊居數椽。比卒以敝縑。今棗陽雲南皆有祠。

潘墳

淮安潘中丞墳。□□丁卯舉於鄉。郡守趙公俊書聯。取功名富貴。屬對。墳舅氏少司寇虛齋葉贊。過而見之。歎曰。纔出門。便教以功名富貴。墳聞教悚服。

蔣信

蔣信。字卿實。武陵人。諸生時貧甚。郡守憐之。令捧詔屬邑。例得津贈。信却之。王守仁龍場之謫。道武陵。從學。然自有所見。不盡主其說。貢南雍。祭酒湛若水。俾主諸生教事。嘉靖戊子。舉南榜。壬辰登進士。歷官兵部員外郎。四川僉事。貴州提學副使。以征苗。擿檄即往湖北。議兵餉。不及辭。御史謂擅離職。削籍歸。不問生產。闢桃園精舍。與郡中子弟講業。其教人大抵主慎獨。篤倫修行明理通世務。在桃園十八年。年七十七卒。臨終。賦詩。歸去桃園十八年。歌游多在萬桃間。萬桃於我浮雲耳。願借西風吹上天。投筆而逝。世稱道林先生。所著粹言若干篇。

劉大夏格言

劉尚書東山先生曰。財貨須務農服買。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况官貨恃入者乎。

李東陽侑歌

李西涯飲陳都憲德卿。魯司業振之。邵太常國賢。崔郎中世與。何朗中子元。等。酒半。李曰。國賢吳人。振之楚人。聞皆善歌。歌以相和可乎。遂出近詩數十首。俾歌之。陽春堂集

陳察御史騎驢

常熟陳察明遠。任御史。按蜀。乘驢。布按皆跨馬。減其驄從。按御史出巡。舊騎馬。後乘輿。不知起於何時。或成化後事。浙有舉子王化。大帽見按臺。某某呵之。問所起。對曰。卽起於大人乘輿之年。

魏庠廳旁塚

崑山魏庠子秀。納貲任光祿寺典簿。其廳事旁有荒塚。邑令郭楠造而問故。對曰。其子孫欲售之久矣。予之直。彼不以治生。而棄骨於水火。故甯存之。令歎曰。杜氏之葬在西階。古人之義也。不意今日復逢於君。咨嗟良久而別。歸有光集

清吏張守約

張守約。字彥博。岳州人。嘉靖丙戌進士。知華陽縣。歷崇德。遷南評事寺正。擢知淮安。淮安素難治。守約遣孥歸。單車。攜二蒼頭之任。闢園植蔬。自奉儉約。禁絕官市。常俸貯之帑。間出以賑困乏。性嚴峻。蓄家人少恩。二蒼頭日啖脫粟數合。鶉衣拮据。憤恚不得逸。一日乘守約寢。刺殺之。僚吏聞變。急來視。守約息僅屬。瞑目語之故。遂死。檢所遺。惟二敝篋。篋中書數束。敝裘數襲而已。衾褥帷幄。咸綴浣汗裂。靡堪御者。二蒼頭竟伏法。

朱良育不受封

吳縣朱良育。積學不第。膺歲貢。子鴻漸。進士。官主事。貶封不受。竟明經沒。

杜了翁言行

廬山老儒。杜了翁。口曰。道在論語。征忠信。行篤敬。求之四十年。未有得。或曰。道豈言行盡耶。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吾不願聞。時王陽明先生倡學東南。了翁不至。

熊鳳文不踞選司

熊鳳文。以口口推官行取。不踞選司。太宰許進曰。推官不能誦膝文選。令爲御史。肯畏強禦乎。竟拜御史。

桑桂移風社

平涼桑桂。成化貢士。官大名通判。廉靜好古。與同邑彭會。趙天錫。倡移風社。序曰。平涼山水秀拔。人習淳樸。業惟耕讀。確有古風。比年喪亂不古。俗信浮屠。誑惑於始死及七七。百日。期年。除喪。飯僧道。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云爲死者減罪生天。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春磨。受無邊苦。是以貧者弗獲慎終。惟備神馬楮幣。齋粳蔬果。經資之費。力不能逮。則淺土經年。蟲蠹鼠穿。富者忘哀作樂。談經餽金。飾俑備器。務爲繁勝。傾家破產。迷惑不悟。殊不知生含血氣。知痛癢。剪爪剃髮而灼刈之。已不知苦。死乃離形。腐於黃壤。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灰。雖剉燒春磨。將安施乎。然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蓋以勸善懲惡耳。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親爲君子。而例視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何待親之薄耶。縱使其親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智者所共知。而愚夫滔滔奉信。風靡無已。桂等生長是邦。讀聖賢書。浩歎頹風。思與易之。相爲立禮社。名曰移風。嗚呼。風不可移也。所可移者人心耳。人心雖爲頹俗所染。而天理之在人心。終有不能泯者。能以吾心之天。感彼之天。則澆必

轉淳。邪可變正。曾謂風不可移哉。凡我同志。敦崇禮誼。毋懷彼此。毋間嫌隙。凡遇鄉鄰朋儕之喪。務爲天理開導。法語匡直。斷以朱文公禮制爲準。熄佛老。尙哀戚。貧者喻以義。富貴制以禮。其間古今異宜。斟酌輕重。一求合乎中正。黽勉戮力。人心欣勵。舉知爲美。始而正一家之風。終而正一國之風。何患禮之不復古哉。雖然。士君子立身。進則有功於君。退則有功於民。奚獨喪禮耶。患難相助。疾病相扶。道義相尙。德行相勵。過失相規。使行業齊於古人。芳聲耀乎當時。而天下之風亦可移矣。夫子最哉。

韓昌

韓昌。洪洞人。世醫。昌精其術。不計貲。施藥。先貧後富。嘗見御者臥道中。憐不。診其脉。傷寒。爲移燠室。藥之汗愈。乃行。資以粥米。洪武初。避兵岳陽山中。遇異人。授以祕術。遇疾不俟診視。望之而決生死。時稱神醫。孫肅七歲誤吞鐵釘。昌曰。此兒不死。毋憂也。三年而出。他日且生貴子。後釘果從脅下出。已生文。官戶部尙書。

毛中丞里居

陽信毛海隅先生思養。以南京督儲都御史致仕。呂涇野先生柁。問公歸邑居乎。曰然。茆屋數間對縣學。呂曰。久宦。何尙茆屋。曰。自官主事來。俸餘一二十金。歷三十年。婚子四。嫁女二。又親喪久外。未治室也。呂曰。公歸亦何樂。曰。予師張先生尙健。友人董某。姻家王某。並尙在。與割雞漉酒以熙餘生耳。
涇野集

景暘孝感

上元景司業伯時暘。母陸太安人。晚瞽。數年所至求醫。卒得金針於京師。復明。豈庭萱條大如杯。初司

業涕泣樹萱曰。萱花母療。三年不花。至是花赭。

胡松抄書

滁州胡柏泉太宰。少貧無書。時時借抄。手輯名臣奏疏置枕曰。經理天下在是矣。

鄭慶祛蝗

嘉靖九年進士。長樂鄭慶有章。知滁州。夏至。滁及秧。有蝗自西北來。蔽天日。丘陵墳衍麻沸所至。禾黍輒殫。民男婦奔競蔽野。君簡勤敏吏民十數輩。部分之。令各詣蝗所打捕。張幟縱金。舉火開塹。又嚴爲禁防。俾勿擾。蝗爲衰。其冬下令國中曰。蝗善滋。土必遺種。茲不掘。害將何極。其發子。毋俾流毒。於我茲土。得亡算。明年蟻果生。息至蕃。徧野。復令毆捕。如往年法加密。諸庶人在官者。悉罷遣如初。僅留門子一人侍。又下教曰。有能捕蟻。斗者。官與穀五升。石者。與五斗。以是人爭捕。得蟻數百石。蝗倍寢。種幾殄絕。有秋。當其時。雖不能微怨謾。而潛膏隱澤。其被與要自遠矣。滁州志談遷曰崇禎辛未嘉興亦募民捕蝗與穀升合不給

嘉靖丙午。延津大蝗。有司遣人捕之。廩生周宦。恐人不盡力。乃自白於人。有能捕蝗一石者。卽與錢百文。人爭捕之。不旬日。以錢百千。置蝗千石。邑境蝗不爲災。延津縣志

王勅雲母

歷城王祭酒竹泉勅。少得道術。後督學河南。試諸生。見白雲出山。急遣人十數里外。視雲落處。掘得白石如雪。歸切片。煮爲腐。甘美非常。曰此雲母也。

徐階論士

徐文貞公曰。欲觀士大夫名節。但不聯姻富室。不接衽山人。便是端莊之士。馮元成集

林思承致仕

莆田林思承。官淮安同知。致仕。所親止之曰。公旦夕金紫矣。思承曰。心苟知止。一命有餘。若其無窮。三公不足。

唐樞

歸安唐樞一菴。先生論博施於民而能濟衆。重能字。蓋人亦有施而不能者。政不善也。

今人但知顏子不校難及。不知一犯字。學他不來。弟子謂曰何謂也。曰顏子持己應物。決不得罪於人。於人有不是加他。方說得犯。若我輩人有不是加他。必是自取。所謂夫人必自侮。然何人侮之也。何曾是犯。我輩未須學不較。須先學他犯字。李梁見聞雜記

唐順之

唐荆川先生論易。爻有吉凶。大象獨言吉。此聖人示人直入聖道路也。

高拱知人

高中玄相國。署吏部。日。戊辰進士。選秀水沈思孝等八人。分令廣東。俱目矚得之。並歷侍郎。其一中

丞。沈繼山先生說

張尙書學顏。僉事。皆賚捧入都。相國一見。喜曰。今日得一督撫矣。錢御冷說

張居正急才

張太岳編修。時本院公讞。演千金傳奇。至蕭何追信。凝視久之。同列以專注諶之。答曰。君臣將相。遇合之難如此。毋得草草。蓋江陵意自有在。非同戲謔。山陰吳兌環洲。出高文襄之門。以器識見重。時輒諮訪。呼爲吳學究。蓋水滸傳中智多星也。俺答孽孫那吉初降。文襄議同江陵。以問兌曰。可受之。有諭於此。如麵二石。作一大饅頭。須大釜大籠。文襄遂意決。後文襄罷。江陵盡斥其黨。獨兌不廢。或媚江陵。刺及兌。江陵曰。吾固悉之。但難其代。累遷少司馬。而速把亥擾薊鎮。江陵語冢宰。爲我致吳環洲。能出鎮乎。兌聞之曰。某待劾塞上久。犬馬猶暫息之。相公猶未忘我耶。江陵得報。曰。否否。此原環洲意。可再質之。冢宰告兌。兌謝曰。往疏雖及此。第薊鎮戚繼光。遼鎮李成梁。兩大帥。未易節制。須尙書銜。江陵曰。不可。第往。勿憂不尙書也。兌出鎮薊遼。事定。果進尙書。終江陵。兌無纖芥之嫌。錢御冷相國說。

浙江缺督學。選司以某人擬。江陵弗首肯。選司却席。請問曰。其泌水劉東星乎。東星在浙。藻鑒得名。歷總河工部尙書。張藐山先生說。

徐階李春芳陸樹聲

青浦慧日寺落成。少師徐存齋階。做東坡解帶事。奉世廟所賜蟒衣一襲。付僧圓實。留鎮山門。因賦一絕。單衣露冷宿曇華。誤綰宮袍傍帝車。拈向山門君莫笑。細看還是舊袈裟。萬歷丁酉。大宗伯陸平泉樹聲年八十有九。出衲衣一襲。手書偈曰。解組歸來萬慮捐。盡將身世付安禪。披來戒衲渾無事。不向歌姬爲乞緣。嘉靖丙午李文定春芳。將入秋闈。宿句容寺題壁。年年山寺聽鳴鐘。匹馬西風憶遠公。他日定須留玉帶。題詩未可着紗籠。及入相歸。解玉帶留鎮。

姚弘謨迎母

秀水姚少宰少孤。母改適。登第後。迎養於家。

袁洪愈貧宦

長洲袁安節。清介絕俗。雖善噉。貧不屬饜。每市蜆佐酒。可竟斗許。門生嘗餉十金。輒三分之。袖其一。乘月步贈窮交。其貧多繇此。訪王元美。留竟夕。俄接家報。中歎。元美問之。方負進二十金見迫。卽代償之。以盡其權。後解南太宰。薦元美自代。元美起南少司馬。嘗戲曰。吾生平此二十金用得着。喻叔虞說。

余有丁家祭

鄞縣余相國文敏。父永麟。幼穉時。育於小江里余氏。後鄉舉。歷蘇州通判。生文敏。既貴。當贈三代。莫知所自出。不得已。贈永麟所後父節。節父鏜。而命子孫家祭。自蘇州公始。禮因義起也。文敏少從宦蘇州。慕崑山歸有光名。將師之不果。嘉靖乙丑。文敏以編修分闈。拔有光第二。

沈思孝在戍

萬歷丁丑。沈比部純父。劾江陵奪情。戍神電衛。游某山。剝蘚見石刻翠巖亭三大字。旁題。謫仙三百載。此樂有誰傳。鐫宋某年月日。因推今日。正三百年也。巡臺徐時可欲辱之。示期閱武。純父短後衣。橫矛。踞罵於演武堂。遂不至。總督臨武劉堯誨。檄高州同知劉石。令以戍見。純父應役。中道止之。環召時。總督長樂陳瑞。得報。方啜茗。失甌碎地。責中軍曰。城內有謫臣。何不我告。亟通幣起居。且致賀。必求面。純父行迫不往。遣蒼頭報謝。賜茶中堂。語次泣下。姚叔祥說。

戚繼光

戚少保鎮薊門。駐三屯營。最久。經畫周詳。有祠。總兵尤繼先。之任不拜祠。口口除夕公庫災。獨題梁及銀牌存。牌重五兩。題梁年月。少保所記也。繼先歎戚公神人。刑牲以祭。

馮少墟規鄒南皋

鄒南皋元標。居鄒好言事。操月旦。長安馮少墟先生嘗戒之。絕不與聞一事。

申時行李廷機薄殯

吳縣中文定相國。捐館。屬其子太僕用懋曰。先人殯並非川木。勿貽我媿。

晉江李文節相國。捐館。門人蔡太守善繼。議用川木。李夫人曰。相公一生清節。囑身後棺。止直六兩。不敢背其治命。

李廷機鳩工

李文節宗伯。時語李湘洲祭酒騰芳曰。國家工役。切莫先估計。估計皆內相大臣爲政。彼但索已囊。故一倍至二三十倍。吾不先估計。且孟浪起工。彼雖日有所需。然不能計成數多少。工止而彼散矣。更無積聚錢。俟彼分贓。

趙大華

萊陽趙大華。任鄆陵令。邑民以不紡績。大華勸諭。夜行潛聽有紡績聲。以良民勤紡四字識之。次日呼至。賞棉花五斤。自此得紡之利。及今永賴。

李騰芳

李湘洲曰。每有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爲之傷世態之炎涼。歎人情之惡薄。予以爲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沒則人思。彼寂寞於生前。而榮華於身後。爲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

侮。而後人侮之。向使特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篋。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爾爾反。而稱外侮。非矣。

張臣感慟

麻城梅衡湘中丞國植。笠仕固安。總兵張臣過邑。彼宿將。逐虜棒槌崖。殲數千人。時繩其冒功。公獨加敬。張驚問。答曰。棒槌崖之捷。從來未有。我敬子以天下豪杰。非以其官也。張不覺大哭。伏地。歎曰。某血戰一生。天子不知。大臣不錄。今公獨知。某雖卽刻死公前。不恨。

王汝訓散貲

王侍郎弘陽。本富室。以父防盜。晨夕不安。勸散其貲於親故。十去其五。父得夜息。侍郎後益貧。授徒里中自給。室不能牖。填輸通照。農具雜陳。了無宦緒。張蕪山先生說

唐文獻

上海唐柳所先生。署翰林院篆。沈四明當國。移檄求印。輒稽之。雖四明不快。然無以奪也。內計時有所去留。並未嘗請命。錢御冷相國說

唐諡之格所。謂易名之典。仍犯其名何也。宜如陳莊靖文例。易之。

陳滄孝紋

淳安諸生陳滄。父性嚴。事之甚謹。廬墓三載。奉庶母如嫡。撫庶弟狐姪。晚歲。手紋成孝字。山陰王思任題孝紋堂。

顧憲成寡欲

無錫顧涇陽先生。少時讀養心莫善於寡欲。反之寡欲莫善於養心。最有味。

衛一鳳辟狐

陽城衛桐陽大司馬。前守青州。有樂婦崇於狐。叩鼓聲堂上曰。尙書正人也。義不敢近。

鄭繼之

襄陽鄭鳴峴太宰。留意品鑒。典銓時。殆八旬。於士流素履。口誦不爽。

彭應參

萬歷甲午。光山彭侍御按浙。風裁峻厲。不畏強禦。烏程董尙書份。吳江范祭酒應期。並怙勢扞網。繩其悍奴范。至自經。董嗾其婦吳氏訴於朝。詔逮侍御。後放歸。

詹景鳳

詹中岳。任南京吏部司務。凡部曹謁總憲私第。例趨左門。惟銓郎至儀門外。延於別館。詹謁右都御史海公瑞。獨拱立。直馳中道。抵門。跨閭而言曰。敝曹統領縉紳。關左右門以奔走人。而奔走人左右門。如體統何。其後復徇海公事。詹切責之。

許弘綱責子

東陽許少薇總憲。還里。鄉人送柴。問之。云例也。召責其子私權。枝之。

葉向高講學

葉臺山相國。見鄒南阜先生。論學曰。公講孔孟。予只講閻羅王。鄒問其故。曰不佞老矣。填溝壑之日近。苟有欺君誤國傷人害物招權納賄等事。於閻羅王殿前。勘對不過者。皆不敢爲。鄒笑而是之。李九我相國。晚戒文筆。福清欲效之。李曰。子效我殊難。我面嚴冷。人不敢強。子面善。無以謝其求也。力不能兼。可廢詩耳。

吳道南

崇仁吳文定。相國。語嘉善錢太史士升曰。若初入翰林。須記三事。不擬試目。不受門生。不出游。庶保名節。

竇子偁

竇子偁可揚。按察兩浙。剛毅敏決。雖婦孺知其名。遷右轄。以御史沁水孫居相薦之。時方指居相。東林黨魁也。歷官守法不附。一廉如水。竇自是議絀。解官去。不復出。子偁。萬歷壬辰進士。

徐光啓

華亭徐文定。初以右春坊右贊善。兼口口道監察御史。監軍出倉卒特授。儻從不備。自募人肩輿。

楊瀚

陽城楊瀚。神觀頎偉。萬歷口口舉於鄉。宰甯遠。爲盜藪。治尙嚴細。道不拾遺。調良鄉。赤縣衝瘠。其治如甯遠。而稍馴之民犯博者。褫其衣。給驛卒。自題門帖曰。門如市。心如水。一塵不染。提得起。放得下。百事敢爲。奏最。限乙榜。量移南京大理評事。在時爲右遷。尋致仕。素善酒。嘗飲邑令文運。張連浮大白。歎曰。令君可人。

馮氏義僕

華亭馮御史恩。次子口可。家幹馮良。託以筭鑰。口可沒。子大夏。蕩廢。棄其家。依妾金陵。十餘年不歸。良每歲收田租易金。卽篋藏之。不私一錢。良久。覓主歸。以所積萬金還之。大夏遂爲富人。後大夏沒。諸藏金。爲他房瓜分。良又不取一錢。人稱其厚。良子三。皆諸生。孫明玠。天啓壬戌進士。歷御史。
良原籍氏

葛寅亮督學

錢塘葛岷瞻大理。前督學湖廣。每行部。謁孔廟。輒命諸生講書。次第數十人。默定優劣。有講回之爲人也節。聖人撒手是道。賢人尙差一地位。故拳拳服膺。葛大賞之。

丁賓老不忘孔林

嘉善丁清惠尙書。年八十八。崇禎庚午三月。特北謁孔林。償宿志。

朱國禎秀才氣

丁清惠與烏程朱平涵相國善。謂其居台鼎。猶秀才氣象。相國笑曰。原是老秀才。近來庶幾葉臺山。無關老氣。

朱氏世改革。相國不殖產。曰我何敢忘祖父改革守藏時事乎。

沈演四友二老

歸安沈何山尙書。作四友二老圖。身與王太宰永光畢司徒三才李宗伯勝芳曰四友。與張總憲延登曰

二老。俱萬歷壬辰榜。崇禎初起家。

董其昌

華亭董玄宰宗伯。坐部堂上。朝鮮貢使謂爲異人。夏給事子暘。使疏球歸。求董書。貽其來使。

錢士升

嘉善錢塞菴相國。先號御冷曰。士大夫鄉居。止宜杜門。不聞一事。若曰欲作好事。便開罪端。蓋身非有私。而因緣旁入。安能預察。而盡中其緊耶。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若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亦拂己之性。經正則庶民與。史孰則名臣出。以上俱面說

陳組綬結客

武進陳伊菴官兵部。口口口口口口結壯士千餘人。皆漁陽大俠。時勞以金帛。及卒。或欲收其客爲列校。客曰。我等激於義。爲陳君效死。豈肯仰文吏鼻息耶。哭其喪而散。

陸夢龍

餘姚陸參政夢龍。好談兵。先是黔中閱軍。令七校各負貫進。身坐貢院門。禁闌入。初。軍多更番遞應。至是術窮。第七軍高拱北。稱四百人。閱試止五人。立斬拱北。先後汰萬人。

張燁芳

山陰張燁芳曰。人而無友。不如無仇。仇亦足祛人眉宇間窳惰氣。按燁芳居鄰。陳都諫爾翼都諫焰熾

時。大不能堪。俄都諫以黨敗。燁芳成進士。嘗演魏忠賢諸劇。陳隔聽亦不能堪。燁芳官給事中。被謫。壬午補翰林待詔。道臨清。值北兵匿於道院。發其裝。得進賢冠徑尺。令諸人戴之。俱不合。獨宜於張。被殺。贈太僕寺丞。

吳麟徵家訓

海鹽吳忠節家訓曰。莫道作事公。莫道開口是。恨不割君雙耳朵。插在人家聽非議。莫恃築基牢。莫恃打算備。恨不鑿君雙眼睛。留在家堂看興廢。

熟讀經書。明晰理義。兼通世務。世亂方殷。入股生活。全然冷淡。農桑。根本之計。安穩著數無如此者。詩酒聲技。非今日事。

柯起鳳不負丞

休甯縣丞柯起鳳。四川口口人。以廩生膺薦。不卑其職。才守自勵。遇事敢斷。凜若神明。臺司委決無虛日。聲出令長上。爲各司理所嫉。搆之去。郡人祖送傾市。竟任不私一錢。吏部尙書鄭三俊。嘗追訟其事。

王朝堂死孝

流寇陷太康。諸生王朝堂。以父中丞口口柩見斫。拊棺拒罵被殺。棺得全。

藝實

諭幼儒勅

太祖高皇帝諭幼儒勅。有曰。蓋於馬退山茅亭記。見柳子厚之文無益也。柳子厚之兄。司牧邕州。構亭於馬退山之巔。非勞人而弗成。既成而無益於民。是害民也。略不規諫其兄。使問民瘼之何如。却乃咏亭之美。曰。因山之亭爲基。無雕椽斲棟。五采圖樑。以青山爲屏障。此雖無益。文尙有理。其云白雲爲籬籬。此果虛耶實耶。談遷曰。讀 聖諭。得作文真訣矣。存誠去浮。根理資用。今曲學矜句字之間。沿誕謾之習。於文體人品。不相研切。如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蓋淵明寓避世之意。可一不可再。而白樂天陸龜蒙輩。效之則誕矣。虛實之論。誠如宸諭。

宣尼遺筆

孔林石刻。宣聖遺筆。署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末書仲尼。有章款。此作僞者。真東家丘耶。

顏子

國初。朝鮮獻顏子。以僞書卻之。

海鹽秦駐山始皇碑

前賢灼灼。後聖懋哉。始皇承天。越受帝命。業超上古。殲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深前王。埒炎均昊。美冠顯黃。靈七代。敬構商堂。縱聖凝神。將記百。晡藹餘輝。蜚聲萬禩。梁天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右判史敬素立石。海鹽縣志此碑。史記不載。而鄭亡久矣。謂始皇滅鄭。何也。

僞書

毛漸僞三墳。張昇僞元命苞。孫定僞關尹子。阮逸僞元經。宋咸僞孔叢子。徐靈府僞文子。戴師愈僞麻衣子。袁康僞吳越春秋。

明崑山王逢年。僞天祿閣外史。海鹽姚士舜。僞於陵子。

密康真蹟

錢塘楊廷筠。以御史督學南畿。有兄弟爭樞叔夜手跡。弟請田三十頃易之。致訟。御史命立寶書堂。公貯之。

王大令洛城賦

王子敬小楷洛城賦。顧凱之畫其下。藏內卿張康侯家。購以五百金。康侯甲申。避寇金陵。張藐山先生借觀。

雲麾將軍碑

萬歷六年。河南李蔭宰宛平。構小齋。發礎。得唐李邕雲麾將軍碑。碑石蕪沒良鄉驛舍。裂爲柱礎。可辨字百八十有九。首篆存唐故雲三字。蔭輩貯邑署。名其齋曰古墨。終戶部主事。李邕書在蒲城縣西十五里李思訓墓上。

百家姓

百家姓。相傳宋人作。故首趙。南雍志。有唐虞世南百家姓一卷。

蘇子瞻制義

蘇長公外集。有孟子義一首。蓋宋以命題試士。士之應舉制義概如此。題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我使民爲農。民曰是食吾之道也。使民爲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爲城郭溝池。曰是域吾之道也。雖勞而不怨。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來春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果誰爲之也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爲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不以給共養勞費。出少府爲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大學本義稿

朱文公。大學本義稿。友人沈世泊嘗見之。多刪抹。

朱文公集

慈鑑謝象三三寶。於亂時購宋板朱子集。纔十金。亡何又得宋板朱子集。文頗不同。多世所未見。包長明說

心史鐵函

崇禎戊寅。十一月八日。蘇州承天寺。浚智井。得鐵函。重積。啓之。宋鄭。所南先生心史一部。外標大宋鐵函經。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自元世祖癸未。歷今三百五十六年。按心史行世久矣。想副本流傳。不待智井啓函也。

宋濂

宋學士。著作最富。潛溪前後集。在元季已盛行于世。入明劉伯溫選定。爲文粹十卷。門人方孝孺鄭濟等。又選續文粹十卷。皆孝孺與同門劉剛林靜劉璉手自繕寫。刊於義門書塾。丙戌歲。錢謙益於內殿見之。孝孺氏名。皆用墨塗乙。蓋遵革除舊禁也。

道餘錄

姚少師廣孝。別號逃虛子。摘二程先生遺書二十八則。朱子語錄二十一則。逐條析其謬。曰道餘錄。吳縣行人張供。見卽毀其書。自謂所以報少師耳。

御史試荳芽菜賦

蒙城陳崑。薦賢良方正。考選試荳芽菜賦。崑第一。拜浙江道御史。終口口按察副使。賦曰。南國之賓。客於上國。與北都主人。論辨時事。翌日請於主人曰。子居上都。免視八隅。日覽天下之奇物。亦知天下之奇味乎。主人曰。唯唯。客何言與。天下之味。形類萬殊。燧人作俑。庖人之初。曰截曰臠。曰豕曰芻。八珍甲四海之美。五味極六合之腴。猩唇豹胎之鼎。熊掌駝峯之廚。趙普掣噉之炙。何曾鵝掌之殊。黨家之羊羔美酒。五侯之燕脾鯖餘。所吳中之膾。釣松江之鱸。駕釀施蓼。雪蛆侑俎。藪浦羞鱉。口醬。滌醢。至若橙黃而螃蟹實。荻綠而河豚來。黃雀入幕之子。烏鷄啄粟之雛。加之以椒桂。益之以油酥。當嘉賓之旣集。命細君而當壚。巨觥淺酌。豔曲伊唔。調嚼滋味。旣美且都。客曰。子惟知葷臊之爲味。而不知清楚之嘉蔬也。主人從而改曰。北山探蕨。南山採薇。祛萱堂北。稽芹澗涓。烹綠葵之嫩葉。儂白薤之芳豨。補羸繁。移繁蕪。麻菇縷分於淮術。波稜寸斷於蹲跖。醃糟子姜之掌。洙醢新笋之絲。破魚孕子。苔脯乳鬚。輪菌九沸。山藥三炊。漢家丘嫂之鑠。冰壺先生之蠶。至若錢塘之菱芡。商山之紫芝。大宛之苜蓿。二蜀之鷄栖。揀擇加精。調脲得宜。香聞爽臆。味適開眉。當舉案之頃。會稱觴之時。飲此佳品。喜溢厥頤。顧翳桑之徒餓。笑首陽之空饑。視彼蔓菁何物。蘿蔔奚爲。客曰。子若徒知異之

爲美。而不知近之爲奇。主人瞠焉語塞。拱手噉噉。曰然則子所言美者。請備言而述之。客曰。有彼物兮。冰肌玉質。子不入於淤泥。根不資於扶植。金芽寸長。珠蕤雙結。匪綠匪青。不丹不赤。宛訝白龍之鬚。彷彿春蠶之蟄。雖狂風疾雨。不減其芳。重露嚴霜。不凋其實。物美而價輕。衆知而易識。不勞乎椒桂之調。不資乎芻豢之汁。數致而不窮。數泔而不斲。雖以赫乎柱史之嚴。每嘗寘之於齒牙。蕤矣憲臺之邃。亦嘗款之而深入。當乎退食之委蛇。則伴其蒼米之糜食。至於滌清腸。漱清臆。助清吟。益清職。視彼主人所陳者。奚相去倍蓰而翅萬億也與。主人聞而歎曰。得非市之所鬻荳芽菜乎。客乃曰然。主人曰。美則美矣。毋語近而遺遠。壓富而樂貧。客曰。子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之味。適口者爲佳。天下之士。無欲者爲貴。彼之所云者。非不口欲。我之所卻者。恐爲心累。脫若致之弗克。則役之於心。役之於心。則爲口體之累。傳不云乎。養其小者則失其大者。大者既失。雖羅五鼎。亦唯取羞。雖享太牢。適增其醜。語既。客卽揖謝。于于而退。

周敍修宋史

正統末。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吉水周功敍。請刪修宋史。以舉先志。許之。功敍。曾大父以立。元鰲溪書院山長。上書修宋遼金三史。推宋正統。後功敍修宋元。同上元陶元素。未就卒。

莆陽拘史

莆田周梁石瑛。與黃太史仲昭。同修興化府志。論議間有不合。自謂莆陽拘史。

張元楨

張東白先生作文。屬草。每楨掌大。作蠅頭細字。或用故紙。覆背書之。

詩韻辨

華亭張東海先生弼。詩韻辨曰。韻書始於江左。弊有因襲。雖有覺者。力莫解正。我朝始刊定洪武正韻。一洗千載之陋。誠萬世之幸也。惟詩家猶泥唐韻。曰凡古詩之流。可用正韻。近體律詩。惟用唐韻。問其所以。則曰律詩自唐始故也。苟依正韻。則曰落韻。特遵令之制耳。樂其寬耳。試叩以唐韻。冬東青清之屬。何以異。虞模麻遮之屬。何以同。則曰自有五聲七音。輕清重濁於其間也。噫。是皆因襲而不察。淺陋而無見。口耳相承。臆度妄語。殊不知江左殊韻。正坐不知七音之當解。直隸一方之所習。故失立韻之本原也。何輕清重濁之分耶。借曰唐詩用唐韻。則騷詞用楚韻。古選用漢韻耶。唐韻襲類譜而作。故梁韻也。何唐詩而用梁韻耶。唐韻至宋。已加通併。非唐之舊則宋韻矣。又何唐詩而用宋韻耶。正韻惟取諧協。固寬矣。唐韻之聲牙者。亦得而押。豈窄耶。且作者何計寬窄也。學士宋景濂所序。慎重精密之至。凡詩皆合用正韻。且不待辨矣。猶慮詩家。習觀陰氏韻府羣玉。又以正韻定之。則凡詩之不宜用唐韻。又可識矣。何淺陋者之因襲。未復於正。又唱傳妄說。使高明者亦不得繇於正也。或曰李杜蘇黃諸家者。皆用唐韻。人不知病。蓋唐宋之世。病在韻。作者弗病也。况雖在唐宋。不依唐韻者亦多矣。泥者弗知。惟取諧協。則傅會其說曰漏底韻。出入韻。猶韻書上平下平。不知由編帙重大而分。乃曰音有上齶下齶之異也。上平始於東。終於山之意也。淺陋類此。不足一笑。泥者反以正韶爲失。甯免笑乎。

李空同先生曰。張東海韻辨。東冬青清何以殊。虞模麻遮何以同。夫東冬青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模麻遮。調協本同。而人自不同。顧歸罪韻者。嗚呼。人之蔽至此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聲。智不能加。愚不能損。信如此言。則冬江真先虞尤不得通押。而說不得說。去聲暫不得暫去聲耶。今人因前人云。四聲出於沈氏。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人。不知茲韻。其來已遠。沈特校定之耳。

張東海自題像

隨處丹青寫我神。故人相見問何人。於今百草張東海。只有元來一個真。

司空圖

宋王禹偁辨五代史闕文云。圖字表聖。自言蒲州人。有俊才。咸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從事使府。泊登朝。游歷清顯。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果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己當爲宰輔。時人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在鎮貽溪之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嘗自爲記云云。以上梁史舊文。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采。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尙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知。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旣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辟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黜係洛師。於今十年。方參綸閣。豈躁於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知天下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州。圖以密邇乘輿。卽時奔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二。誰憐借笏趁朝參。此豈有意於相位耶。河東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置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東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爲柳燦傾阻。一謝而退。梁祖授禪。以禮部尙書召。辭以老病。卒年八十餘。又按梁室大臣。乃至有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韓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贄朱梁。其甚者贊成弑逆。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夫。柳燦爲相。巨僚多被放逐。爲監察御史。尤加畏慎。昭宗郊禮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爲官榮。可驗衰羸。庶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略曰。旣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于漱流。仕非顯于貪祿。匪夷匪惠。特忘反正之朝。載省

載思。當狗遯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詔辭乃柳燦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惟僧虛中云。道裝汀鶴識。春醉野人持。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云。有豈看御札。特地挂朝衣。其尊戴存誠。非要君也。

楊守陳

楊文懿書惟立所作許先生哀頌詞後。

銘志之言多溢美。予弟此作。蓋眩於銘志之言也。後有覽者。尚論其世。則茲人者難乎免於君子之誅矣。言其可易哉。

李夢陽論文

昔人謂文至檀弓極。遷史序驪姬云云。檀弓第曰。公安驪姬。約而該。夫經史懸殊。經主約。史主該。譬之畫者。形容之也。貴得象具。且如非驪姬。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類。是也。經者。史之要者也。曰安。而食寢備矣。自檀弓文極之論興。而天下好古之士。惑於是。惟約之務。爲湔洗。爲齧牙。爲剗剔。使觀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無由彷彿其形容。西京之後。作者無聞矣。

李空同先生。刻陶淵明集。盡去評注。曰青黃者。木灾也。太羹之味。豈羣口所還哉。按古人注經史子外集不多。及六臣注選。千家注杜。尙矣。其以批點行世者。蘇老泉之於孟子。劉辰翁之於李杜。爲得其繁。萬歷中。晉江李贄所著藏書焚書等刻。導煽輕誣。末年吳興凌氏閔氏。專刻硃批。時雖祇貴。灾木何極。

舒芬與友人論文曰。六經未可以文法摹擬也。書禮序述。卽事見道。風雅咏歌。以聲和律。曾何章法句法不類之顧耶。易始伏羲。不知六畫奇耦。其章法句法。果安在耶。春秋。仲尼所筆削也。簡者一字。繁者僅三十五字。其章法句法果安在耶。故今之論文者。動稱六經。則亦前人悞之耳。愚嘗以六經。當以

道論。不當文論。

李夢陽何景明

李何裒然四傑之首。冠冕當代。人無異喙。間有微文。未加點璧。近常熟錢牧齋選明詩。論李何最嚴。不啻輪攻矣。雖非定論。錄竣公據。

獻吉生休明之代。負雄鷲之才。儻然謂漢後無文。唐後無詩。以復古爲己任。信陽何仲默起而應之。厥後齊吳代興。江楚特起。北地之壇坫不改。近世耳食者。至謂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大歷以迄成化。下上千載無子焉。嗚呼。何其詩也。夷考其實。平心而論之。由本朝之詩。沂而上之。格律差殊。風調各別。標舉與會。杼寫性情。源流則一而已矣。獻吉以復古自命。曰古詩必漢魏。必三謝。今體必初盛。盛唐必杜。舍是無學焉。牽率模擬。剽賊於句字之間。如嬰兒之學語。如童子之絡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獻吉曰。不讀唐以後書。獻吉之詩文。引据唐以前書。紕繆挂漏。不一而足。又何說也。國家當日中月滿。盛極始衰。粗才笨伯。應運而起。雄霸詞盟。流傳譌種。二百年以來。正始淪亡。榛蕪塞路。先輩讀書種子。從此斷絕。豈細故哉。後有能別裁僞體。如少陵者。必以斯言爲然。其以是獲罪於世之君子。則非吾所惜也。

仲默初與獻吉剋復古學。名成之後。互相詆謔。兩家壘壘。屹不相下。於是低頭下拜。王羨陂倒前徒之戈。俊逸粗浮。薛西原分北軍之袒。則一時之軒輊已明。身後之玄黃少息矣。子獨怪仲默之論曰。詩溺於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嗚呼。詩至於陶謝。文至於韓。亦可以已矣。仲默不難以一言抹殺者何也。淵明之詩。鍾嶸以爲古今隱逸之宗。梁昭明以爲跌宕昭彰。抑揚爽朗。橫素波而旁流。千青雲而直上。評之曰溺。於義何居。世運遷流。風雅代變。西京不得不變爲建安。太康不得不變爲元嘉。康樂之興會標舉。寓目卽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正以暢漢魏之颺流。孫許之風尚。今必欲希風枚馬。方駕曹劉。割時代爲鴻溝。畫宋元爲鬼國。徒抱刻舟之愚。自違

舍筏之論。昌黎佐佑六經。振起八代。文亡於韓。有何援據。吾不知仲默所謂文者何文。詩者何詩也。昔賢論仲默之刺韓。以爲大言無當。矯誣輕毀。箴爲膏肓。尤爲篤論矣。獻吉兩書駁何。矛盾互陷。獨於斯言。了無諍語。弘正以後。譌謬之學。流爲種子。後生面目。徧背不知向方。皆仲默謬論。爲之質的也。

江河伏流

秦州儲平甫洵。正德辛未進士。歷福建按察僉事。輯革除錄。博採靖難諸臣。題曰江河伏流。平甫卒。門人私諡貞文子。

常倫逸詩

沁水常評事倫。題榭山大雲寺壁。宿此非一夕。游此非一朝。山夫頗解狂夫趣。時儲斗酒來相招。殿前長松十圍大。我欲絕粒栖雲巢。字大如斗。今存。評事集不載。

王璜雲中歌

濬縣御史王璜。正德辛巳進士。雲中歌八首。一曰。小王子口打圍時。自稱北狩產龍姿。墩上老軍莫相信。英皇元不納胡姬。

胡瓚

彰德胡瓚。嘗咏時苗還犢事。任中如有子。君欲付何人。馥詞

徐霖

武宗在臨清。召江甯徐霖。授教坊司官。不拜。乃授錦衣衛鎮撫。久益幸。至呼其字子仁。進必敝袍。遂賜斗牛襲衣。至南京。嘗夜過其家。從容懽燕。四更乃罷。

前李攀龍

濟南李攀龍。止白雲樓集。偶友人處鴻爪集四帙云。濟南李攀龍干鱗著。亟讀之。則常州□□人。官太僕。□□在正德時。非歷下也。曾參殺人之誤。良不虛耶。

兩京賦

訓導□□彭大雅。柳州通判。常熟桑悅。御史。江寧余光。貢士。盛時泰。南京刑部郎中。臨川師機。並作兩京賦。光奏付史館。賜鈔千貫。安福李學士時勉。慈谿陳侍講敬宗。並作北京賦。教諭□□昂鉉作南京賦。

兩皇明通紀

嶺南梁億。東筦陳建。各著通紀。

張邦奇

張又定邦奇。作贈太監雲奇傳云。奇。洪武間以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藍玉居第。去門不數十武。一日詭言其第井中。醴泉涌出。請上臨觀。而選壯士。衷甲。伏屏帷間以俟。奇知之。將上變云云。按此。胡惟庸事。文定宿學不宜誤。或梓人之訛。

修志

林逵。修福州府志。人物有邪佞。止宋人。不及 國朝。孝子割肝療親者。二人。去之。烈女如科甲例。每行二人。其斥割肝者曰。使人割之耶。抑自割之耶。人割之。則世未有肯無故操刀而殺人者。自割之。其死矣。又安能內探五臟。辨其所謂肝者而後割之耶。甚哉其妄也。又福清林榮初則仁。歲貢。兵部尚書。本朝列卿年表未載。

平涼趙浚谷時春。嘉靖庚申作平涼府通志。官師人物。美惡備列。藝文僅記銘若干首。無詩。

王道書壁雜帖

順渠子曰。吾於古人有四恨焉。孔子曾見老子。而孟子不得見莊子。此一恨也。孟子得見子思子。而荀卿不及見孟子。又從而非之。此二恨也。揚子雲。與鄭子真嚴君平同時同處。且知二人之賢。而不能相隨以隱。此三恨也。二程親兄康節。而不能傳其先天之學。此四恨也。宇宙間有此四大欠事。而古今人皆未嘗說破。若以爲當然者。然此又恨外之端也。

王愼中

王遵巖先生。作晉江楊角山墓志銘。戶部主事李纘父也。志述纘之言。吾楊姓也。世居安仁鄉之鈔舍村。以力農。本業自給。吾父早孤而墾於陳。城居也。遂居於陳之東隅。陳母故李毅齋公某之甥也。毅齋無子。故吾父育於李而爲之子。禰李而妣陳也。鄉人之敬愛吾父者。知爲李角山翁。而不知爲楊也。惟吾父始配陳某知之。而繼室張氏謝氏與吾兄纘亦不能知。而纘獨知之。今將題名於阡。作主於廟。惑於所稱之姓。先生其謂之乎云云。夫宗之必有別。異姓之不相爲後也。在禮記之矣。李君雖欲狗翁之情。其如禮何。請志之曰。楊角山處士之墓。

先生作甸江潘翁墓志銘。銘作長論。又古法之變。

國朝人物編

江都葛澗子常。好積善。撰國朝人物編。自國初迄嘉靖。數百卷。人爲列傳甚悉。年七十餘。友人私諭正學先生。

夏惟訥

崑山夏惟訥。好求遺書。嘗祕一篋。不以示人。沒後。啓視秃管數十枝。手錄雜記百餘卷。

唐覲

江陰貢士唐覲。著延州筆記。李肇鶡於民家屏障上。斗麥易之。噫。文人遺業。類覲者何限。安得盡肇鶡其人。刊以問世耶。

李于鱗王元美手抄

陳眉公曰。李于鱗。王元美。在刑曹時。手抄史記文選一部。舉觥。誦以記否爲賞罰。大泌山人批閱。以及南北史。皆有小識錄。他經傳稱是。

李于鱗閱史記

殷正甫士儻有李于鱗所閱史記。於秦始皇本紀。止圈河魚大上。人頭畜鳴八字。沈懋孝長水集

王元美讀書後毀論

王元美所著讀書後四本。捐館後。公子吏部士騏於貨郎擔中。重價得之。今行世。又毀論十本。係先生手書。無副刻。常熟錢牧齋。乞於吏部者。祕不示人。

辛卯九月書室災。不存。惜哉。噫。文人子孫。如任昉李白許渾諸君子。筆凋墨替無論矣。有箕裘若吏

部。而遺簡灰滅。他何望乎。

余翔

莆田余翔宗漢。嘉靖口口貢士。任全椒令。有治才。兩造盈庭。平決無停晷。有羅氏鬻它。轉展數姓。至武氏。淘井得髑髏四具。加釘焉。呈於縣。公彷彿夢人以蘿擔屍過其前。時羅氏父死久。訊其子已七十。自供父本牙僧。正德間。四客投店挾重貲。父端午日。酖殺之。釘腦骨。投井中。羅子論辟。其家竟絕。後解任歸。益肆力文章。而游興不減虛敖。家人生產不問。

穆文熙焚書

東明穆文熙小春。憲副。購書十餘萬卷。疾篤。盡舉所積。焚之。

謝陞季漢書

新安謝陞少連。改陳壽三國志爲季漢書。予蜀正統。魏吳世家。按宋蕭常後漢書。鄭雄飛續後漢書。翁冉蜀漢書。元金華張樞陵川郝經。明長洲吳尙儉。並續後漢書。

春雪詩

鄞縣全天敍。萬歷口口進士。試館之先。夢大父少司空元立。戒以春雪詩。勿用六出。知其言獲選。

無名氏詩

僕夫不識路。躊躇路旁久。寒風吹衣襟。落日照馬首。吳中無名氏作。蘭溪吳孺子極愛之。謂深得古致。

明雋

濮州李尚寶先芳。選國朝燕趙秦晉齊魯河洛淮揚藩獻之詩。附以蜀。曰明雋。吳越荆楚不預焉。東阿于文定序曰。自二南以下。十五國風。皆江以北地也。降而春秋。吳越之歌吟乃出。降而戰國。荆楚之騷賦始傳。故江以南之聲。則歌吟騷賦之流。而風之餘也。非始音也。原音之始。以北先也。按李尚寶初善王元美。後元美從于鱗游。改嚮移好。故明雋之外。吳越荆楚有以也。然所選多靡豔舒曼。

宋登春

宋山人登春。讀書嶧山。厭薄交游。乃作一小戶。非匍匐不能入。名曰狗洞。縉紳先生過訪者輒難之。惟濮上李伯承。往來其中。趙州強居仁集李伯承。遲山人濮上。館清平閣。日啖狗脯。飲白酒。夜誦楞嚴經。念伯承殷勤。間與唱和。援筆草就。四座傾倒。

北雍刊史

新建張洪陽位。司業刊二十一史。糜工部六萬金有奇。李湘洲集

陳于陞修史

南充陳文憲相國時。修正史。

列聖本紀。皇后本紀。建文景泰以實錄附載。專紀有待。郊祀廟祀典禮樂律天文歷法宗藩學校選舉職官經籍賦役貨幣漕運河渠鹽法軍政兵制馬政刑法郡國九邊。凡二十二志。

揚徐滌陽三王傳。高祖之十七藩。成祖之二藩。仁宗英宗各四藩。憲宗之三藩。外戚。洪武之功臣諸臣。建文諸臣。永樂之功臣諸臣。洪宣諸臣。正統天順諸臣。景泰諸臣。成化諸臣。弘治諸

臣。正德諸臣。嘉靖諸臣。隆慶諸臣。又理學文苑循吏高逸孝節亂逆權倖方伎四夷列傳。類二十六。志初畢。丁酉擬列傳。六月三殿災。輟業。又南充前卒。四明沈一貫。殊不以爲意。非其始議也。

西泠社

萬曆丙戌。八月。歙縣汪道昆。鄞縣屠長卿。朋輩集西湖之淨慈寺。仁和卓明卿。餘杭徐桂。爲地主。倡西泠社。

孫冕

孫冕。字文中。江西德化人。歲貢。正德間任北通州訓導。善詩畫。嘗和李西涯春興詩。八首。今錄其二。山館悠悠依峻坡。別來應是兩年過。鹿麋昔日游偏好。風雨他鄉夢更多。松下小軒閑雨菊。月中荒徑掩雲蘿。歸來若待頭顱白。其奈巖花笑客何。其一。竹垣向裏闢新池。徑曲門迂去每遲。鳥弄落花人未到。魚吹新荇月先知。天邊客夢何時醒。江上歸舟此日移。喚起巢由作賓主。不知身在昔堯時。

爭詩

夜月烏啼白門柳。隔江人唱後庭花。武康吳允兆。永嘉何无咎。各爭爲己句。餘杭徐茂吳。桂曰。句未佳。何爭爲。

喻應益

新建喻叔虞。憲副楓谷先生。均子也。咏滕王閣萬壽宮各四首。

飛閣崇臺勝地留。層巒遠水檻中收。萋萋自綠王孫草。歲歲空生帝子洲。烟樹尙含羅綺怨。風濤不散筦絃愁。漂零莫縱登臨目。門掩斜陽獨倚樓。其一。芳洲草樹碧纖纖。醉倚臨空意未厭。山翠過江雲入戶。

春聲出谷鳥窺簷。花憐綺陌飄歌扇。柳近江亭颭酒帘。千古繁華流水盡。獨留明月上珠簾。其二 梅風杏雨柳烟開。滿眼芳菲祇自哀。客子臨高曾作賦。游人攬思獨登臺。於今殿閣盤空起。依舊雲山隔岸來。不識王郎風送別。誰言伯瑛更憐才。其三 關市烟塵黯未通。蕭條旅泊散江風。龍河蜿蜒滄波上。雉堞參差晚照中。昌邑舊城葭葦渡。南唐廢址水煙空。芳時士女應多恨。遮莫還歌大小東。其四 滕王閣百疊青山磴。盤丹臺深鎖赤欄干。塔前柏是當年樹。雲裏家猶舊日壇。漢祀祇今歸太祝。宋皇曾此拜祠官。無勞更表洲沙讖。潮落空江鐵樹寒。其一 九柏威蕤偃翠苞。亭亭十里辨烟稍。雲深珠樹棲歸雀。月滿霜潭泣老蛟。風殿香浮爐影細。星冠衣集珮聲交。野人掃地齋心拜。芳渚青蘋藉白茅。其二 玄功自昔滿鄉邦。飛劍雲中氣尚雙。三洞絳霞飄羽蓋。五溪瑤草暎芝幢。金丹鷄犬歸仙島。鐵鎖魚龍臥楚江。里社年年誇禱賽。九天時擁百靈降。其三 白裕青鞵稱短衫。採芝幽澗荷長鏡。乍瞻丹壑窺金穴。細讀玄文叩石函。天豁神臯開廣漠。樹盤仙嶠出巉巖。雲房玉磬松關月。未到蓬山已隔凡。其四 萬壽宮

王穉登

萬曆癸丑元旦。吳縣王百谷。臥疾。吟迎春詩一首。卽逝。

馮元成論文

馮文所先生曰。古之文簡。今之文繁。古之碑碣志銘。苟無關係則不書。如緩急親黨。不過曰。待以舉火數十字。一一語耳。今則連篇累牘。曰某也婚。某也葬。數其事而記之。瑣瑣屑屑。如甲乙簿何當哉。噫。予居常所爲緩急人者。一月或至數十事。使他日子孫欲爲予紀載。則且至數十冊簿。豈理也哉。唐以來。韓昌黎最爲大家。其志銘等文具在。寥寥僅一二百言耳。然其時且以諛墓譏之。至於今。或一序數千言。或一傳數萬言。荊州先生所謂山河大地。不能作架子。誠有味乎其感歎也。是故君子之文。甯損無益。甯慎無濫。甯拂人之子孫。無違人之月旦。

周玄暉

崑山周復俊。子顓。南京太僕寺卿。嘗館於木人涇之旁。著涇林雜記。涇林類記。孫玄暉。萬歷丙戌進士。嘗任御史。左遷。補電白令。放歸。著涇林續記。始舉筆。赤蛇墮研。刊成。怨家張氏增飾宮掖一二事。孽於縣令陳祖苞。撫按奏上。致宸怒。逮下刑部獄。卒。人多冤之。

陳植之

武陵布衣陳植之。口口雖業醫。苦吟好學。歛縣吳充德符。摘其佳句。如疎鐘四壁靜。微雨一燈明。移花春徑雨。看竹午窗風。繞舍田疇熟。遙村砧杵連。王門竿自好。客舍缺空彈。河朔追狂飲。滄浪起浩歌。因贈之詩曰。昔賣名山藥。女子識伯休。孝先尋教授。大有童蒙求。箆瓢在陋巷。朝夕僅能謀。上有白頭母。啜菽代庶饑。下有黃頭兒。擁絮視輕裘。子身同鰥魚。牧犢好爲仇。苟非真有道。疇能堪此愁。自我不相見。十年幾再周。時時卒舊業。隱若對前修。重逢憶愈甚。每語無怨尤。依然曳決屣。強歌仍自酬。感贈不遇賦。沈思冀一抽。申之貧士咏。庶跡古人游。異時高士傳。真隱定見收。

中祕書

晉江謝肇淅。在杭爲水部日。福清葉相公直閣。求閱祕府書。潛隨入翻閱。僅抄劉後村集三十冊。

收書法

南充陳元忠相國子陸。好儲書。平湖沈幻真太史懋孝。勸其據類書注中所引證之書。覺篇目不經見者。日月標記。令書買。時時博求之。無意中忽得奇書。又據天下書目。考其版籍在諸路者。時時馳尺一。託交游間。如目搜羅。期得乃已。自戊辰至甲戌。七年。元忠以此法得奇書三千部。及家艱。寄書京師。

勳戚家。半失去。

纂書

開國事略。本湖廣行都司經歷蔡于壁之龍飛紀略。卓氏藻林。本吳興王氏所輯嘉隆以來諸公。掠美者頗多。噫。仰眠床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幸傳矣。又爲宋齊丘所據。惜哉。凡纂書有三。貨得之可也。陰得者次之。最下則嘯跖。

厄書

藏書。佳事也。闔省不數家。家不數傳。如浦江義門鄭氏。八萬卷燬爲火。義烏虞侍郎守愚。參政德燁。父子。樓藏萬卷。署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後蘭谿胡孝廉應麟。賤直得之。今亦佚盡。太倉王元美。書最富。再傳而失。開封中尉睦懌之萬卷堂。會稽鈕氏之萬卷樓。吾甯祝侍郎以函之萬古樓。武康駱侍御駸曾。平湖馮孝廉茂遠。常熟錢宗伯謙益。諸家。非流散。則妬焰矣。噫。縹帙細函。何預天曹事。往往被厄。不能久錮。設靈威丈人之祕牒。玄夷使者之珍符。貯嫻嫻而儲二酉。概如此厄。天上司書吏。地下修文郎。亦寂寂難堪矣。楊循吉既老。散書親故。令蕩子爨婢。無復着手。是或一道也。錢宗伯好儲書。尤喜較訂。廣蒐博引。一編中粉墨丹黃層見。錯書有所疑悞。千里之外。托人研考。其購藏甲於東南。亂後。撰明史。凡二百五十卷。辛卯九月晦甫就。越後日見燼。火始作。見朱衣者無數。是非不得其平。遂以熒惑掃之。隻字不留。亦一異也。

文瞽

正德中鄱縣王簡討九思敬夫。失官。老而喪明。四方求文。口占授之。人疾書不給。萬曆末。秀水陳學士懿典孟嘗。晚喪明。詩文酬應如故。出謁公府。侍兒牽其裙。卽揖讓進退。動作如禮。

唐府輔國將軍宇波。五歲喪明。從師畫掌。識文字。日耳記千言。著名獻錄。辨疑碑。各一卷。
 華亭唐汝詢仲言。五歲目盲。父兄抱膝上。授詩書。好聽受。博通經籍。注唐詩解五十卷。援據該博。著
 編蓬姑篋等集。巖使楊鶴旌其廬曰。耳學淹通。捐俸刊其書。常過常熟錢謙益所。酒間誦子虛上林諸
 賦。杜白諸長篇。不遺一字。留校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之句。云出於向秀賦。稽志遠而疎。呂
 志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鍾惺譚元春

鍾譚詩行於世。孟津王鐸宗伯曰。如此等詩。決不富不貴不壽不子。

洪範明義

漳浦黃石齋道周。著孝經集傳。又奉命纂洪範明義四卷。戊寅被謫。即進呈云。臣攷篇中有錯簡者三。
 訛字者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數言而在後。威福建極數言。錯而在前。訛字如晨爲農。弋爲忒。殛爲極之
 類。皆伏晃之所不稽。鄭孔之所未說。宋元諸儒。稍發其端。明興諸儒。未竟厥緒云云。

蔣德璟日記

晉江蔣八公相國。性嗜書。留心經濟。有部郎使榆關。語之曰。彼處馬苴頗多。宜注意。部郎初不以爲
 然。至則果如其言。所著日記。

爭妾詩

崇禎癸未。楚撫宋一鶴敗沒。妾金陵陳氏。以色藝爲門客王屋所聘。貴陽謝參政上選先娶致訟。新安

貢士程奎詩。歌舞叢中度歲華。一朝忽散抱琵琶。前身定是烏衣燕。不在王家卽謝家。

山城曲

十七八正少。二次明少年。年少如春草。草榮一霎然。口募大武藏州。四圍無山島。月出惟青草。月沒還青草。山城者。日本也。好事有譯其曲者。見鄭以偉猶弈稿。

永和宮詞 吳梅村作

揚州明月杜陵花。夾道香塵迎麗華。舊宅江都飛燕井。新侯關內武安家。雅步纖腰初召入。鈿合金釵定情日。豐容盛鬋固無雙。蹴鞠彈碁復第一。上林花鳥寫生綃。禁本鍾王點素毫。楊柳風微春試馬。梧桐露冷暮吹簫。君王霄旰無權思。宮門夜半傳封事。玉几金牀少宴眠。陳娥衛豔誰頻侍。貴妃明慧獨承恩。宜笑宜愁慰至尊。皓齒不呈微索問。娥眉欲蹙又溫存。本朝家法修清讜。房帷久絕珍奇荐。勅使惟追陽羨茶。內人數減昭陽膳。維揚服製擅江南。小閣爐烟沉水含。私買瓊花新樣錦。自修水遞進黃柑。中宮謂得君王意。銀鑲不妬溫成貴。早日艱難護大家。比來權笑同良娣。奉使龍樓買佩蘭。往還偶失兩宮權。雖云嬖倖能辭令。欲得昭儀喜怒難。綠綈小字書成印。瓊函自署充華進。請罪長教聖主憐。含詞欲得君王愠。君王內顧惜傾城。故劍還存敵體恩。手詔玉人蒙詰問。自來階下拭啼痕。外家官拜金吾尉。平生游俠多輕利。縛客因催博進錢。當筵便殺彈箏妓。班姬才調左姬賢。霍氏驕奢竇氏專。涕泣微聞椒殿詔。笑談豪奪瀟陵田。有司奏削將軍俸。貴人冷落宮車夢。永巷傳聞去玩花。景和門裏誰陪從。天顏不憚侍入愁。后促黃門召共游。初勸官家伴不應。玉車早到殿西頭。兩王最小牽衣戲。長者讀書少者弟。聞道君王譽定陶。獨將多病憐如意。豈有神君語帳中。漫云王母降離宮。巫陽莫救蒼舒恨。金鎖凋殘玉筋紅。從此君王慘不樂。叢臺置酒風蕭索。已報河南失數州。况驚少子傷離落。貴妃瘦損坐匡床。慵髻啼眉掩洞房。豈惹湯溫冰簟冷。荔枝漿熟玉魚涼。病不禁秋淚沾臆。徘徊自絕君王

膝。苔沒長門有夢歸。花飛寒食應相憶。玉匣珠襦啓便房。薤歌無異葬同昌。君王欲製哀蟬賦。誅筆詞臣有謝莊。頭白宮娥暗嘆嗟。庸知朝露非爲福。宮草明年戰血腥。當時莫向西陵哭。窮泉相見痛蒼黃。還向官家問主王。幸免玉環逢喪亂。不須銅雀怨興亡。自古豪華如轉轂。武安若在憂家族。愛子雖添北渚愁。外家已葬驪山足。夜雨椒房陰火青。杜鵑啼血濯龍門。漢家伏后知同恨。止少當年董貴人。碧殿淒涼新木拱。行人尙識昭儀塚。麥飯冬青問茂陵。斜陽蔓草埋殘壘。昭丘松檟北風哀。南內春深擁夜來。莫奏霓裳天寶曲。景陽宮井落秋槐。

思陵長公主挽詩

貴主徽音美。前朝簡命光。鴻名垂遠近。哀誅著興亡。託體皇枝貴。承休聖善祥。母儀惟謹肅。家法在矜莊。上苑穠桃李。瑤池小鳳凰。鸞章青綉履。魚笏紫纓囊。沉燎薰爐細。流蘇寶蓋香。禋期陪祓水。鹵簿助條桑。綠緜芄蘭佩。紅螭薤葉璋。錫封需大國。喚仗及迴廊。受冊威儀定。傳烽羽檄忙。司輿停難愁。付託。顛沛懼參商。文葆憐還戲。勝衣泣未遑。從容咨傅母。倥急殉貂璫。傳箭聞嚴鼓。投籤見拊床。內中縫賜甲。中旨粟支糧。使者填平朔。將軍帶護羌。甯無一矢救。足慰兩宮望。盜賊狐篝火。關山蟻潰防。逍遙師逗撓。奔突寇披猖。牙纛吹看折。梯衝舞莫當。妖氛纏象闕。殺氣滿陳倉。天道真蒙昧。君心顧慷慨。割慈全國體。處變重宗潢。胄子除華紱。家丞具亟裝。勅須雖禁鬪。手爲換衣裳。社稷仇宜報。君親過勿忘。遇人耑退讓。慎已舊行藏。國母磨笄刺。宮娥掩袂傷。他年標信史。同日見高皇。元主甘從殉。君王入未央。抽刀凌左闔。申脰就干將。噓血形闔地。橫尸紫纓汪。絕吭麤又咽。眼睫倦微揚。裹褥移私第。霑胸進勺漿。誓肌封斷骨。茹戚吮殘創。死早隨諸妹。生猶望二王。股肱羞魏相。肺腑恨周昌。賊遁仍函谷。兵來豈建康。六軍斃面慟。四海遏音喪。故國新原廟。羣臣舊奉常。賄圭陳厭翟。題湊載輶輶。隧偈賢妃塚。山疑望子岡。銜哀生父老。主祭失元良。訣絕均坯土。瓢零各異方。

衣冠羸博葬。風雨鵲鶴行。浩劫歸空壤。浮生寄渺茫。玉真圖下髮。甲伯勸承筐。沅水餘堯安。營丘止孟姜。君臣今世代。甥舅卽蒸嘗。湯沐鄉亭秩。家門殿省郎。淒涼脂粉禮。零落綺羅箱。宅枕平津巷。街通少府墻。晝閑偕妯娒。曉坐向姑嫜。偶語追銅雀。無聊問柏梁。豫游推插柳。勝跡是梳裝。茵菖鴛鴦扇。茱萸鸚鵡觴。大庖南膳廠。奇卉北花房。煖閣葫蘆錦。溫泉菖蕙湯。雕新獅首炭。甜食虎睛糖。壯麗成焦土。榛蕪拱白楊。糜游鳩鵲觀。苔沒鷓鴣坊。荀灌心惆悵。秦休志激昂。崩城身竟隕。填海願難償。命也知奚憾。天乎數不減。累歎床簀語。卽寤寢園傍。半體先從父。遺骸始見娘。黃泉母子痛。白骨弟兄殤。夙昔銅駝泣。諸陵石馬荒。三年修苕藻。一飯奠嵩邱。寒食重來路。新阡宿草長。溪田延黍稼。隴笛臥牛羊。朽壤穿螻蟻。驚沙起鵲鷓。病樗眠廢社。衰草折寒塘。列刹皇姑寺。馱經內道場。侍鬢稱練口。小像刻沉香。玉座懸珠帳。金支渡法航。少兒添畫燭。保媪伴帷堂。露溼丹楓冷。星稀青鳥翔。幡旌晨隱隱。鈴鈿夜鏘鏘。控鶴攀龍馭。騶麟謁帝闈。靈妃歌縹緲。神女笑徜徉。苦霧迷槐市。雌霓繕建章。歸鄴思五廟。涉漠汎三湘。柔福何慚宋。平陽可佐唐。虞淵瞻返日。蒿里叫飛霜。自古遭兵擾。偏嗟擁樹傍。魯元馳孔亟。芊季負倉黃。漂泊悲臨海。包含恥溧陽。本朝端闕闕。設制勝岩疆。處順敦恭儉。時危植紀綱。英聲超北海。雅操過東鄉。新野墳松直。招祇祠柏蒼。薤歌雖慘澹。汗簡自輝煌。諡號千秋定。銘旌百禩彰。秦簫吹斷續。楚挽哭滄浪。

廬岐巖

長泰廬岐巖。嘉靖甲辰進士。終貴州按察使。初爲戶部郎。與汪道昆同舍。有遺脂香油於汪者。汪問在古何云。岐巖云。唐人謝賜口脂豆澡此二物也。宴席有糖獅象。復問於古何云。曰漢光武禁貌糖。不許高大。此是也。

王九思謝榛袁宗道

鄂縣王九思。漢陂集自序曰。余始爲翰林時。詩學靡麗。文體萎弱。其後德涵獻吉。導予習其易焉。獻吉改正予詩者。稿今尙在也。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易。然不獨余也。惟仲默諸君子。亦二先生有以發之。顧予頑鈍。不能勉副其意。故今老且朽矣。而於所習詩若文者。竟亦無所得焉。是則可恨也。謝榛詩家直說曰。作詩勿自滿。若識者詆訶。則易之。雖盛唐名家亦有罅隙。所謂瑜不掩瑕是也。已成家數。有疵易露。家數未成。有疵難評。

袁宗道曰。時有古今。詩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爲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好曰黨。稱慧曰譎。稱跳曰跼。稱取曰挺。予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證。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古語從今字者甚多。疇改爲誰。俾爲使。格姦爲至姦。厥田厥賦。爲其田其賦。不可勝紀。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司馬去左亦不遠。然史記句字。亦未嘗肖左也。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司馬。不亦謬乎。客同諸文。尙多己意。紀事述情。往往逼其真。尤可取者。地名官銜。俱因時制。今却嫌時制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觀者若不檢一統志。幾不識爲何鄉貫矣。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銜也。

失婢詩

構李陳詩教。和唐人失婢詩。集句。楚客停橈欲問誰。顧况流鶯上下燕參差。李商隱春闈不閉葳蕤鎖。韓翃長路多逢輕薄兒。耿偉應爲能歌繫仙席。鄒谷只緣幽恨在新詩。步非烟今朝繞郭花容徧。李逵別有傳心事豈知。白居易

廣孝錄

邑人周珽青羊。善畫葡萄。晚輯廣孝錄若干卷。弘光乙酉夏。疾篤。夢人語以待廣孝錄成。遂蘇。亂時失其二卷。後年卒。

續哀江南賦

嘉興沈世涵。續哀江南賦。

粵以甲申之三月。盜弄乾樞。神器無主。帝既醉於鈞天。人或腥於毳幕。中興道銷。窮於三檀。厄運之極。古今未有。歌臺走麋鹿之踪。過市盡髡鉗之客。晨看旅鴈。辭王塞而凝雲。夜等銅仙。望秋城而泣雨。昔士衡入洛之日。仲宣登樓之年。並在亂離。咸有著述。謝眺釣渚之賦。思江海之無波。潘岳關中之詩。憫荆榛之載道。雖復顰輪浣女。步媿瑟人。盛衰之感。同斯來軫。誰非秦地。空想桃花。詎有商岩。遙尋之草。冰魚未絕。徒懷挾雨之心。蟄燕猶蘇。不謝雕梁之憶。鐵鎖既沉。木葉再落。興言往吊。追賦斯篇。日月如馳。人間何世。夷門日冷。魏市成墟。易水風悲。秦筑罷擊。惟雪衣之委羽。曾侍先皇。若供奉之捐生。堪羞朝士。兼年累月。悵切南冠。飲恨吞聲。私修漢臘。萼羹秋滿。柳箭春搖。恐菊水延歲。方。桑滄非可俟之晷。夫霸孫啓祚。尙揚赤壁之靈。弱宋遺都。猶報朱仙之捷。亦各控帶數州。綱紀百載。豈有蘆簪荻菝。竟浦浮江。代馬胡鞞。凌波瀟水。烏孫千騎。控淮水而鳴弦。翟泉雙鵝。指吳都而扇翼。五陵冠鳥。邈矣華風。萬里縵纓。此焉戎俗。二三俊乂。徒懷死衛乘輿之心。百萬義師。竟少固我籬籬之具。豈昔之龍盤虎踞者。佳氣盡於此耶。是知崖山執節。終靡信國之旗。大海揚波。必覆張侯之艇。天意人事。不禁臨風喟憤者已。世涵山雌辨色。將遠謝乎樊籠。爰居避風。曾何情乎鐘鼓。豈希黃絹之題。聊比縈緯之恤。文博之枕流漱石。竊有志焉。子山之垂露涌泉。瞠乎後也。賦曰。臨江皋以四望兮。氣紆結而懷憂。伊天步之艱難兮。神怳怳而凝愁。昔高后之作京兮。實袞土於鍾丘。控方塘之白水兮。枕震澤之清流。封狼肯以爲鎮兮。琛沒羽而爲州。湛盧宵飛而吳定兮。樓船朝濟。而漢謳。數軍實於長洲之苑。戮戎旅於武昌之樓。黃旗雨轉。紫蓋雲浮。剪桐珪以錫燕。更奕葉而遷幽。於樂都之麗康兮。乃陪服於南留。華實遍野。紅粟方舟。引陂泉而滋灌注兮。指翼軫而帶女牛。歷三百而無事兮。不識夫鮫函之與屬鏤。雖有祿被之媒孽。萑蒲之嘯聚。不旋踵而夷囚。於是士女游冶。旌姓繁富。玉樹

挺於王謝。朱輪倅於陸顧。老成弈世。典型似續。銘勒燕然。旌懸月窟。烽火息於漁陽兮。貢葡萄與天馬。時旣泰而將屯。人娛安而忘苦。家築夏后之臺。戶涉周王之圃。鳥嘯歌來。花穠雪舞。風流清談而炫名。卿尹黨鈞而造禍。武帳絕韜於龍豹。文絃罷奏於鄒魯。腥鮑爛而是求兮。白馬沉而何補。旣而燕廈將焚。魚鼎日沸。閭左有揭竿之呼。嚴關無折柳之蔽。天子方履端門而御平臺。召百官而延多士。期弱草之凌勁風。假乖螭以行淫雨。請纓則終軍。彈劍則馬武。出玉關而論兵。宴蘭池而旁午。空杼軸於一東兮。猶呼庚而未止。爾乃宮鳴野雉。星落天狐。夏箭不能殪仙芝之靈。秦鐵不能禁驪山之徒。彼小醜之馮陵。固蔓延而滋多。逞其鷓臬之性。鼓其鯨鯢之濤。野烟炊斷。白骨丘枯。一一乘鈞。撮樞之佐。方留賊以自固。曾莫兮肯焦慮而殷圖。墨吏熬其骨。殘兵密於篋。虺毒吹熾。豺牙橫厲。黃巾大呼。銅馬如蟻。戟已及於觀門。羣工猶侯第而夜嬉。橋山之弓不歸。茂陵之盃日出。草木爲之飲血。神人於焉雪涕。江表藉司馬之靈。奉 神皇之胤。使天地之睚刺。畫江淮而宅鼎。四海喁喁。臻響屬影。咏南音之顧懷兮。願觀中興而昭淑景。帝不悔亡。淫荒是逞。金鞭未收於傳舍。鐵杖已投於晏寢。方採佳麗以實椒宮。構迎風以連結綺。元宰無東山之望。牧伯非睢陽之擬。第首鼠而蠅營矣。恣苞苴而成水火。地坼天崩。鼓臥旗仆。鬼同謀於曹社。帝醉錫以秦士。翳上將之披猖。各飛揚而跋扈。旣主器之沉淪。乃不恥乎降北虜。單于置酒而長圍。截橫江而竟渡。立馬於吳山之巔。射麋於蘇臺之澚。羨靖國之捐軀。獨名存而禍酷。爰有河橋魏將之符。關路田文之客。拭玉張旃。尋盟許國。恩坐觀於時變。亮國仇而莫塞。青龍之艦未浮。飛燕之舟口口喟魚甲之潛去。聞鶴唳而不得。閩冑空懸。浙鈞寡色。日冉冉而虛逝兮。思攀掌而弗釋。紉冤心以爲纒兮。編愁苦以爲臆。奚我逢此厄辰兮。刻著志之靡適。掩柴藿之荒扉兮。浮雲暫而送日。服縵纓而椎結兮。別虬龍之與螭。於是胡風曉白。清笳夜驚。控弦洞庭之浦。校陣彭蠡之陰。餘腥烟散。口口口口。戈旣揮於漢皋。守無聞於壽春。精衛啣石而遇矢。文鯨夜飛而觸兵。曩時冠帶衣履之俗。莫不輸金繒於穹帳。謝簪笏於龍庭。遙瞻巫岫。極目海陵。荒臺月寂。古樹風平。馳鳴春草。駱汗芳葵。書盡灰於秦劫。劍已化於豐城。若乃金柯霞震。瑤葉雲靡。別艷姬於

楚幄。墜寶玦於城隅。悲有雍門之瑟。客無報韓之難。玉笛碎而人往。雉裘委而身糜。漚朝露以同盡。積爲怨而難舒。至如李陵窮幕。王衍排墻。弔影奪帥。名隕心愴。慚塵尾之刻玉。羞鴈足之裂縷。求牽犬兮故里。咏落月兮北梁。華棖云覆。金穴何嘗。顧白日以無色。入修夜之不揚。若夫二京學士。五都游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驅征馬而不前。傷徭風之四起。似輕絮之颺絲。類弱鱗之失水。鬱青霞之奇志。獨快抑而誰語。况復君涉江波。妾溯交湖。望子琴而不返兮。哀拍留聲於文姬。新箏寫恨於羅敷。紫臺夢杳。江南草枯。感別離之萬狀。淒雨散而烟哀。更有孤臣危涕。烈士墜心。屍懸馬革。血洒乘塵。霜張其志。日貫其精。厲勁節於歲寒。守如石之筠貞。慕嵇卞之遐躅。渺翩翩而結纓。彼闔門之殉死。實鐵中之錚錚。原金陵之始禍。蓋蕭牆之內起。上游懼楚甲之乘。天暫逐胡馬之濟。十五國之亡忽焉。十六王之宗不祀。漢老想司隸之儀。南人望壽皇之址。痛麥秀於殷墟。泣山河之異志。朔弓如月兮。心胆寒。朔刀凝雪兮。骨肉凜。□□□□□□。殤魂游於鳳凰之臺。鬼火亂於瀟湘之渚。蒼雲則七量合圍。海朝則三日不至。歎東舟之已膠。何南風之不兢。雖復荆有七澤。揚沮三江。曾無淝水之捷。屢效石頭之降。河方堅而騎斷。楫未擊而鷄荒。寇霜暑落。憤水秋長。天之所廢。其何以昌。昔天下之一家。倚東南之藩蔽。自付託之庸邪。舉江淮而全棄。信辭鄉而哀賦兮。機入洛而榮著。聊擅徊以娛髮兮。觀江南之變態。

補豔骨行 爰京

至元初。江浙平章。阿魯只班。子婦以亂死。歸骨於其鄉西湖。北山僧黃龍老人。作豔骨行。事載邵友聞臨安雜志中。今其辭亡矣。嘉善爰京補之。留山中以貽好事者。彩珠天下墜。華月掌上珍。萬里陰山雪。一枝瓊樹春。陰山直北飛蓬逐。海上迤東晴沙蹴。烏孫公主戀玉門。漢家明妃厭金屋。麗人獨立穹廬地。深閨長養旃裘族。名花寶幄白晝寒。異香錦幕清夜燠。長白山頭瑤草暉。鴨綠江口蜻蜒飛。闕氏妬得泣不得。秦皇求仙祠未歸。朝辭名王聘。莫卻翁侯婚。膏髮明瑤潤。慵珠暗袖溫。門庭設蘭

卮。壁戶塗椒葢。屏口映于飛。窗選中連理。簫弄未離秦。鵲填初度水。一雙翠羽鳴。三五金波始。翠羽金波夜復朝。銀笙錦瑟曉連宵。吳宮鬪草吹香佩。魏苑彈棋拂畫綃。千金舞買青衣笑。百琲歌徵小史妖。嬌歌豔舞灌不足。握槩藏鈎戲相促。填門車馬多貴臣。綠鞵丹驢座上賓。記與客語試公子。罷就婦飲真人。盈盈天街北。皎皎婺女津。一朝甌脫秋風起。十萬控弦紫電指。將軍開府浙江頭。夫婿承恩官舍裏。嚳家迢迢入蕭關。金僕如抽壁玉弓。鳳子冠搖碧條脫。龍媒驪煖青連環。南國徵書棘。西園宴賞開。園中桃李鬪春妍。湖上清明放鶴天。寶馬香過烟岫寺。錦帆花出畫橋船。歸來明月蓮花炬。醉照華堂燕子箋。夢中小小不知愁。畫裏真真自起樓。紅荳新聲翻鶯粟。青琴素手劈篋篋。辟塵龍女拂。照骨威姬彊。橫波賭射嬌分鏡。蹙翠爭驍泥占散。長夏成陰綠樹好。瑤階手種宜男草。侍兒私語記紅潮。入月停煎賀房老。玉杯金盃索郎持。綉闥珠屏不自支。水晶菌蒼葡萄夜。玳瑁梧桐橘柚時。嗔啼類怒重無聊。鳳口熊走空相嬌。自茲臥起如翻水。遂令服食同迴颺。初就增城館。未整政君翹。冰桃雪汁琉璃餽。火棗霞漿琥珀盃。西池王母覈仙書。南岳夫人降鳳車。鳳車何歲蕤。雲璈正杳冥。瀛海風冷。聚窟香爛爛。溫明祕器賜東園。南方楯甲竈魚軒。雪肪紫錦桃花洞。玉匣珠襦青烏幡。青鳥青珠照青閣。桃花桃浪吊桃箔。鴻都道士訪太真。上林神君見宛若。南枝越鳥啼。北風代馬嘶。紅顏一旦化旅魂。國俗由來重歸國。六丁朝煉形。三官夜考魄。玉棺啓視儼明粧。丹唇含笑露幽芳。芝焚蕙剪變蘭薪。鶴馭螭飛駕鳳麟。鎖子九霄烟。磨尼五色露。金膏百和拾空青。錦疊千雙陳寶璐。大招遙返塞北山。選日發引江南路。傾城鞞鞞盡蟬貂。導馬貌貅盡鳳簫。碧雲車洒神靈雨。素奈花簪士女髻。經梁復經梁。渡灤復渡遼。遊山空水歷平原。鬪帳毳廬扶馬驕。已矣哉。魂歸來。雪嶺晨寄穴。冰天夕築臺。風姨掩袂慟。月姐濕纓哀。服匿承肌酪。留羣薦乳酪。珠琲酬送使。繒綵資輿臺。黃金千百鎰。都護跨驄回。

857.1 276984

0P14 東林雜誌

借 期	學 號	姓 名	還 期

7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分類號

登錄號

857.1

276984

0P14

857.16

0931

v.1

0276984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0276984

